



古今治平略

5071
25-3



5071
25-3

三國六朝國計

武之初九州雲擾攻城略地保此懷民軍旅之資
時稠給于是乃募民屯田許下又於州郡列置田
百歲有數千萬斛以充兵戎之用文帝黃初二年以
穀貴始罷五銖錢于時天下未并戎車歲動孔子曰
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此言兵凶之謀而沴氣應
之也及至明帝不恭淫于宮禁百僚編于手役天下
失其躬稼此後關東遇水民亡產業而興師遼陽坐
甲江甸皆以國乏經用胡可勝言晉武受禪既平孫

三國六朝國計

魏武之初九州雲擾攻城略地保此懷民軍旅之資
權時稠給于是乃募民屯田許下又於州郡列置田
官歲有數千萬斛以充兵戎之用文帝黃初二年以
穀貴始罷五銖錢于時天下未并戎車歲動孔子曰
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此言兵凶之謀而沴氣應
之也及至明帝不恭淫于宮禁百僚編于手役天下
失其躬稼此後關東遇水民亡產業而興師遼陽坐
甲江甸皆以國乏經用胡可勝言晉武受禪既平孫



古今治平略 卷三
皓然後納百萬而罄三吳之資接千年而總西蜀之
富韜于戈于府庫破舟船于江壑河濱海岸三丘八
藪未耨之所不至者人皆受焉農祥晨正平秩東作
荷插贏糧有同雲布若夫因天而資五緯因地而興
五林世屬升平物流倉府宮闈增飾服玩相輝于是
王君夫武子石崇等更相夸尚輿服鼎俎之盛連衡
帝室布金墀之泉粉珊瑚之樹物盛則衰固其宜也
永寧之初洛中尚有錦四百萬匹寶珠金銀百餘斛
惠后北征蕩陰反駕寒桃在御隻鷄以給其布衾兩

幅囊錢三千以爲車駕之資焉懷帝爲劉曜所圍王
師累敗府帑旣竭百官饑甚比屋不見烟火饑人自
相啖食愍王西宅餒饑弘多斗米二金死者大半劉
曜陳兵內外斷絕十筵之麴屑而供帝君臣相顧莫
不揮涕元后渡江軍事草創蠻貊賤布不有恒準中
府所儲數四千匹自是兵難屢作蘇駿旣平帑藏空
匱庫中惟有練數千端鬻之不售而國用不給王道
患之乃與朝賢俱製練帛中单于是人士翕然競服
練遂踊貴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其窘乏若此迄

古今治平畧 卷三
乎孝武太原之末天下無事時和歲豐穀帛殷阜稍
爲給足宋初高祖崇尚節儉財帛皆在外府內無私
藏文帝繼以省約不好奢侈故有宋之治號稱元嘉
明帝曠暴任用阮佃夫王道隆等官以賄命王阮之
家富於公家加以軍旅不息府藏空虛內外百官皆
斷祿奉在朝造官者皆市井庸販之人帝又令小黃
門于殿內埋錢爲私藏而奢費過度天下騷然民不
堪命宋氏之業自此衰矣齊高帝卽位身不御精細
之物欲以儉率下移易風俗每日使我臨天下十年

當使黃金與土同價武帝尤以富國爲先珠玉玩好
傷俗者嚴加禁絕初晉宋舊制受官二十日赴送修
城錢二千宋泰始初軍役大起受官者萬計兵戎幾
急事有未遑自是並不輸送而積逋限不可勝算文
符督切擾亂在所卽位之始卽詔免之百姓悅焉是
時職貢有恒府藏內充鮮人勞役宮室苑囿未足以
傷財稱有齊之良主哉鬱林失道賞賜左右動至百
數十萬每見錢曰我昔思汝一箇不得今日得用汝
未武帝聚錢上庫五億萬齋庫亦出三億萬金銀布

帛不可稱計卽位未朞歲所用已過半皆賜與諸不
逞羣小及至廢黜府庫悉空再傳至于東昏尤爲侈
麗興作宮殿以居潘妃極其絢耀服御珍寶至主庫
舊物不復周用貴市人間寶玉價皆數倍虎珀釧一
隻直百七十萬都下酒租皆折輸金以供雜用猶不
能足下揚南徐二州橋桁塘埭丁計功爲直歛取見
錢供太樂主衣雜費繇是所在塘瀆悉皆隳廢又訂
出雄雉頭鶴髦白鷺縷百品千條無復窮已親倖小
人因緣爲姦科一輸十又各就州縣求爲人輸準取

見直不爲輸送守宰懼威不敢致詰須物之處復重
征取前後不息百姓困盡號泣道途少府大官凡諸
市買事皆急速催求相係吏司奔馳遇便虜奪市廛
離散商旅靡依又以闔武堂爲芳樂苑窮竒極麗徹
毀民家牆屋移樹種植雖合抱者亦皆移掘然插葉
繁華取玩俄頃山石皆塗以采色跨水立紫閣畫男
女私褻之像于其上初明帝多聚金寶至是金以爲
泥不足周用乃令富室買金而輸並不還直張欣泰
嘗謂舍人裴長穆曰宮殿何事頓爾夫以秦之富起

古今通纂 卷三
一阿房而滅。今不及秦一郡而頓起數十阿房。其危殆矣。荅曰：非不悅子之道。顧言不用耳。蓋自永元以後，魏每侵伐，繼以內難，而橫調徵求，皆出百姓銜命之人，皆隨意取捨，不可殫述者矣。梁初，京都州郡各有儲備，自侯景之亂，國用遂褊，京官文武月惟得稟食，多遙帶郡縣，取其祿秩焉。陳高祖雅尚儉素，服御裁令充足，不爲虛費。至于後主，驕荒日甚，稅江稅市，徵取百端，自取覆滅。北魏自道武定，中原大武平方，難收獲珍寶，府藏盈積，獻文親行儉素，率先公卿思

所以賑益黎庶。至天安皇興間，歲頻大旱，絹匹千錢。淮北告亂，命將往援，青冀懷貳數年，乃拔山東之民，咸勤于征戍，轉運帝深以爲念，遂因民貧富定租輸之等，復罷常賦以外，雜調百姓稍贍。文帝始準古班百官之祿，以品第爲差，已又下均田之制，立三長之法，賦役均平，公私豐贍。至出御府珍寶服器，頒賜臣民，則太和之治，良有足紀。正光後，四方多事，加以水旱，國用不足，預折天下租調而徵之，民不堪命。有司奏斷百官常給之酒，以省其費。爾後寇賊轉衆，諸將

出征相繼奔敗所亡器械資糧不可勝數而關西喪失尤甚帑藏益以空竭有司又奏減內外百官及諸番客廩肉三分之一又增稅市店之錢有差永安之後寇亂愈繁農商失業官有征伐皆權調于人猶不足以相資奉乃令所在迭相糾發百姓愁怨無復聊生尋而六鎮擾亂相率內徙寓食于齊晉之郊齊神武因之以成大業孝武西遷連年戰爭河洛之間又並空竭天平元年遷都于鄴乃于常調之外逐豐稔之處折絹糴粟以充國儲既乃津濟皆置倉貯自是

之後倉廩充實文宣受禪北興長城之役南有金陵之戰其後南征諸將頻歲陷沒士馬死者以數十萬計重以修創臺殿用度彌廣賜予無節府藏之積不足以供乃減百官之祿撤軍人常廩併省州郡縣鎮戍之職又制刺史守宰行兼者並不給幹以節國之費用焉嗣屬頻歲不稔米糴踊貴雖開倉賑給無益百姓而當時承武成之奢麗競爲變巧一羣之直至千萬匹鏡臺之值幾乎千金後主嗣位以爲帝王當然乃更增益宮苑造修文偃武之臺嬪嬙諸苑起玳

送君

瑁樓又于遊豫園穿池周以列館中起三山構堂以象滄海并大修佛寺勞役鉅萬計財用不給乃減朝士之祿斷諸曹糧膳及九州軍人常賜以供之又特愛非時之物取求火急皆須朝徵夕辦當勢者因之貸十而貢七焉賦歛日重徭役日煩人力既殫帑藏空竭乃賜諸佞倖賣官或得郡兩三或得縣六七各分州郡下逮鄉官亦有降中者又料境內六等富人調令出錢而給事黃門顏之推奏立關市邸店之稅以其所入供御府聲色之費後主大悅于是州縣職

瓜 侮 樣 可

司多出富商大賈競爲貪縱爰自鄴都及諸州郡所在徵稅百端俱起未幾而國亡焉周初倣依周制創置六官事務釐舉宣帝好自夸飾宮殿窮極奢麗又發山東諸州增役以起洛陽宮隋文登庸始罷其役弛酒坊通鹽池井之利遠近大悅時百姓承平日久雖數遭水旱而戶口有增諸州調物每歲河南自潼關河北自蒲坂達于京師相屬于路晝夜不絕者數月帝旣躬履儉約六宮咸服澣濯之衣乘輿供御有故敝者隨令補用更不改作非燕享之事所食不過

風者盛世

一肉而已。有司嘗進乾薑以布袋，帝用為傷費，大加譴責。後進香復以檀袋，因管所司以為後戒焉。由是內外率職，府帑充實，百官祿賜及賞功臣皆出于豐厚。九年，陳平帝親御朱雀門勞賞，自門外夾道列布帛之積，達于南郭，以次頒給。帝以江表初定，給復十年，自餘諸州並免當年租賦。已又以宇內無事，益寬徭賦。百姓年五十者，停其輸庸。尋江南復反，越公楊素討平之，師還賜物甚廣，其餘出師命賞莫不優渥。十二年，有司上言庫藏皆滿，帝曰：朕既藏賦于人，又

道通于王

大經賜用，何得爾也？對曰：用處常出，納處常入，畧計每年賜用至數百萬段，曾無減損。于是乃更闢左藏之院，構屋以受之。下詔曰：既富而教，方知廉耻。寧積于人，毋藏于府庫。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已，又均田土立義倉，災傷有備，亦頻有年。先是京官及諸州並給公廨錢，廻易取利以給公用。至是以官司出舉興生，惟利是求，煩擾百姓，一切禁止，而皆給地以營農焉。十三年，帝命楊素出干岐州北造仁壽宮，素遂夷山堙谷，營構觀宇，崇臺累

何倫始也
至後也

榘宛轉相屬役使嚴急丁夫多死疲敝顛仆者推填坑坎覆以土石因而築為平地死者以萬數宮成帝行幸焉時方暑月而死人相次于道素乃一切焚除之帝頗知其事甚不悅及入新宮遊觀乃喜又謂素為忠楊帝即位是時戶口益多府庫盈溢帝以天下承平士馬全盛慨然慕秦皇漢武之事乃始建東都以尚書令楊素為營作大監每月役夫二百萬人新置興洛及迴洛倉又于阜澗營顯仁宮苑圃連接北至新安南至飛山西至澗池周圍數百里課天下諸

州各貢草木花果奇禽異獸于其中開渠引穀洛水自苑西入而東注于洛又自板渚引河達于淮海謂之御河河畔築御道樹以柳又命黃門侍郎王弘上儀同于士澄往江南諸州採大木引至東都所經州縣遞送往返首尾相屬不絕者千里而東都役使促迫僵仆而斃者十四五焉時帝將事遠碣增置軍府掃地為兵自是租賦之入益減矣又造龍舟鳳翾黃龍赤艦樓船篋舫募諸水工謂之殿脚衣錦行滕執青絲纜挽船以幸江都帝御龍舟文武官五品已上

給樓船九品已上給黃篋舫舳舻相接二百餘里所
經州縣並令供頓獻食豐辨者加官爵闕乏者譴至
死又盛修車輿輦輅旌旗羽儀之飾課天下州縣凡
骨角齒牙皮革羽毛可飾器用堪爲筆牀者皆責焉
徵發倉卒朝命夕辨百姓求捕網罟徧野水陸禽獸
殆盡猶不能給而買於豪富蓄積之家其價騰踊是
歲翟雉尾一直十縑白鷺鮮半之乃使屯田主事常
駿使赤土國致羅紉又使朝請大夫張鎮州擊流求
俘虜數萬士卒深入蒙犯瘴癘餒疾而死者十八九

又以西域多諸寶物令裴矩往張掖監諸商胡互市
啖之以利勸令入朝自是西域諸藩往來相繼所經
州郡疲于送迎糜費以萬萬計明年帝北巡狩又興
衆百萬北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綿亘千餘里
死者大半四年發河北諸郡百餘萬衆引沁水南達
于河北通涿郡自是以丁男不供始以婦人從役五
年西巡河右西役諸胡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迎
候道左帝乃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衣服車馬
不鮮者州縣督課以誇示之其年帝親征吐谷渾破

之于赤水慕容佛允委其家屬西奔青海帝駐兵不出遇天霖雨經大斗拔谷士卒死者十二三焉馬驢十八九于是置河源郡積石鎮又于西域之地置西海鄯善且末等郡謫天下罪人配為戍卒大開屯田發西方諸郡運糧以給之道里懸遠兼遇寇抄死亡相續六年將征高麗有司奏兵馬已多損耗詔又課天下富人量其貲產出錢市武馬填元數限令取足復點兵具器仗皆令精新濫惡則使人便斬于是馬匹至十萬七年冬大會涿郡分江淮南兵配驍衛大

將軍來護兒別以舟師濟滄海舳舻數百里並載軍糧期與大兵會平壤是歲山東河南大水漂沒四十餘郡重以遼東覆敗死者數十萬囚屬疫疾山東猶甚所在皆以徵歛供帳軍旅所資為務百姓雖困而弗之恤也每急徭卒賦有所徵求長吏必先賤買之然後宣下乃貴賣與人且暮之間價盈數倍哀刻徵歛取辦一時彊者聚而為盜弱者自賣為奴婢九年詔又課關中富人計其貲產出驢往伊吾河源且末運糧多者至數百頭每頭價至萬餘又發諸州下分

爲四番于遼西柳城營屯往來難苦生業盡罄盜賊
四起道路南絕隴右牧馬盡爲奴賊所掠楊玄感乘
虛爲亂時帝在遼東聞之遽歸于高陽郡及玄感平
帝謂侍臣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如市益知天下人不
欲多多則爲賊不盡誅後無以示勸乃令裴蘊窮其
黨與詔郡縣坑殺之死者不可勝數所在驚駭舉天
下之人十分九爲盜賊皆盜武馬始作長槍攻陷城
邑帝又命郡縣置督捕以討賊益遣募人征遼馬少
不充八馱而許爲六馱又不足聽半以驢充在路逃

者相繼執獲皆斬之而莫能止帝不憚遇高麗執送
叛臣斛斯政遣使求降發詔赦之囚政至京師于開
遠門外磔殺之遂幸太原爲突厥圍于鴈門突厥尋
散遽還洛陽募益驍果以充舊數是時百姓廢業屯
集城堡無以自給然所在倉庫猶大充物吏皆懼法
莫肯振救由是益困初皆剝樹皮以食之漸及于葉
皮葉皆盡乃煮土或擣藁爲末而食之其後人乃相
食十二年帝幸江都是時李密據洛口倉聚衆百萬
越王侗與段達等守東都東都城內糧盡布帛山積

乃以絹爲汲綆。燃布以爨。代王侑與衛玄守京師。百姓饑饉。亦不能救。義師入長安。發永豐倉以賑之。百姓方蘓息矣。

唐代國計

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之法。其用之也有節。蓋其畜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祿。雖不及三代之盛時。然亦可以爲經常之法也。貞觀初。太宗銳意恤民事。從節約。英宗至治二年。以國用匱竭。停諸王及皇后歲賜。省臣復奏請節賞賚。以紓民力。上曰。朕思所出。倍于所入。出納之際。卿輩宜慎之。朕當樽節其用。三年。帝御大安閣。見太祖世祖遺衣。皆以

古名... 卷三
繼素木綿爲之重加補綴嗟嘆良久謂侍臣曰祖宗
創業艱難服用節儉乃如此朕焉敢頃刻忘之元年
不及三百萬絹一匹易米一斗至四年米斗四五錢
外戶不閉者數月馬牛被野人行數千里不齎糧民
物蕃息四夷降附者百二十萬人是歲天下斷獄死
罪者二十九人號稱太平此高祖太宗致治之大畧
及其成效如此高宗承之海內又安太尉長孫無忌
等輔政天下未見失德數引刺史入閣問民疾苦卽
位之歲增戶十五萬及中書令李義府侍中許敬宗

既用事役費並起永淳以後給用亦不足加以武后
之亂紀綱大壞民不勝其毒玄宗卽位勵精求治開
元之際海內富實米斗之價錢三十青齊間斗纔三
錢絹一疋錢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
驛驢行千里不持尺兵天下歲入之物租錢二百餘
萬緡粟千九百八十餘萬斛庸絹七百四十萬疋綿
百八十餘萬屯布千三十五萬餘端其後天子浸驕
于佚樂而用不知節大抵用物之數常過其所入于
是錢穀之臣始事廢刻太府卿楊崇禮旬剝分銖有

欠折潰損者州縣督選歷年不止其子慎矜專知太
 府次子慎名知京倉亦以苛刻結主恩時帝在位多
 載妃御承恩者賞賜逾侈不欲頻于左右藏取之王
 錡為戶口色役使探知帝意歲進額外錢百億萬緡
 云非租庸正額者積百寶大盈庫以供天子燕私是
 時州縣殷富倉庫積粟帛動以萬計楊國忠判度支
 請令糴變為輕貨輸之京師後屢奏帑藏充物古今
 罕儔天寶八年帝帥羣臣往觀賜國忠紫衣金魚帝
 由是視金帛如糞壤賞賜無限時諸貴戚競為豪奢

進食相尚帝亦侈于佚樂命姚思藝為檢校進食使
 凡一殮水陸珍羞畢備費中人十家之產焉及安祿
 山反國忠以為正庫物不可以給士遣侍御史崔衆
 至太原納錢度僧道旬日得百萬緡而已尋潼關失
 守帝出次咸陽距宮闕不四十里日中猶未得食僅
 有民獻糲飯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掬須臾而盡
 猶未能飽又命軍士散詣村落求食嗚呼困乏如此
 回視向之進食果安在哉然後知古人不求侈靡所
 以長有其有而帝之奢伏罔藝遂至不能保其所有

也。自兩京陷沒，民物耗斂，天下蕭然。肅宗卽位，遣御史鄭叔清等籍江淮蜀漢富商右族訾畜，十收其二。謂之率貸。諸道亦稅商賈以贍軍錢。一千者有稅，于北海郡錄事參軍第五琦以錢穀得見，請于江淮置稅庸使。吳鹽蜀麻銅冶皆有稅。市輕貨，繇江陵襄陽上津路，轉至鳳翔。明年，鄭叔清與宰相裴冕建議，以天下用度不充，諸道得召人納錢，給空名告身，授官勲邑號。度道士僧尼不可勝計，納錢百千，賜明經出身。商賈助軍者，給復。及兩京平，又于關輔諸州納

錢。度道士僧尼萬人，而百姓殘于兵盜，米斗至錢七千，鬻糶爲糧。民行乞食者，屬路。乃詔能賑貧乏者，寵以爵秩。故事，天下財賦歸左藏，而太府以時上其數。尚書比部覆其出入。是時京師豪將假取，不能禁。第五琦爲度支鹽鐵使，請皆歸大盈庫，供天子給賜。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財爲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程其多少。及吐蕃逼京師，近甸屯兵數萬，百官進俸錢，又率戶以給軍糧。大曆元年，以國用急，征及青苗地頭等錢。初，轉運使掌外，度支使掌內。永泰二年，分天下

財賦鑄錢常平轉運鹽鐵置二使東都畿內河南淮南江東西湖南荆南山南東道以轉運使劉晏領之京畿關內河南劍南山南西道以京兆尹判度支第五琦領之及琦貶以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滉與晏分治時回紇有助收西京功代宗厚遇之與婚姻歲送馬十萬疋酬以縑帛百餘萬疋而中國財力屈竭歲負馬價河湟六鎮既陷歲發防秋兵三萬戍西京資糧百五十餘萬緡而中官魚朝恩方恃恩擅權代宗與宰相元載日夜圖之及朝恩誅帝復與載貳君臣

猜間不協邊計兵食置而不議者幾十年而諸鎮擅地結爲表裏日治兵繕壘天子不繩以法顧留意祠禱焚帛玉寫浮屠書度支稟賜僧巫歲以鉅萬計然帝性儉約身所御衣必浣染至再三欲以先天下然生日端午四方貢獻數至千萬者加以恩澤而諸道尚侈麗以自媚朝多留事經歲不能遣置客省以居上封事不足采者蕃夷貢獻未報及失職未敘者食支數千百人德宗卽位詔罷四方貢獻用宰相崔祐甫計命拘客省者出之食度支者遣之歲省費萬計

未幾詔減常貢錦千疋服玩數十事又罷榷酒自第
五琦以左藏財貨貯大盈內庫掌以宦豎繇是公賦
悉爲私藏有司不復得窺其多少殆二十年宦官蠶
食其中蟠結根據牢不可動至是楊炎奏曰財賦者
國之大本生民之命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猶或耗
蠹不集今獨縮于中人出入盈虛之數大臣皆不預
知政之蠹弊莫甚于此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歲
用量數輸入帝卽日下詔俾財賦皆歸左藏時炎以
片言移人主意議者稱之尋以生日詔四方貢獻皆

不受李正己田悅各獻縑三萬疋上悉歸之度支以
代租賦帝之初政清明若此天下望太平之治焉時
天下戶口什亡八九所在宿重兵其費不資皆取辦
于劉晏晏有精力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常以
厚直募善走者置遞相望覘報四方物價不數日皆
達食貨輕重之權悉制在掌握國家獲利而天下無
甚貴甚賤之憂晏以爲辦集衆務在於得人故必擇
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其檢簿書出納錢穀事
雖至細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其

後世為治

固為不勝

於法

屬官雖居數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無敢欺給晏
又以為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財常以養民
為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雨雪豐歉之狀以告
豐則貴糴歉則賤糴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而于豐
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若干
蠲免某月須若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既奏
行之不待其困弊流殍然後賑之也繇是戶口蕃息
始為轉運使時天下見戶不過一百萬其季年乃三
百餘萬其初財賦歲入不過四百萬緡季年乃千餘

萬緡及楊炎變立兩稅法歲歛錢二十五餘萬緡米
四百萬斛以供外錢九百五十餘萬緡米千六百餘
萬斛以供京師民力未及寬而朱滔田悅等叛用益
不給而借商茶筭之令出然軍用迫蹙亦隨而耗竭
是時諸道討賊兵在外者度支給出界糧每軍以臺
省官一人為糧料使主供億士卒出境則給酒肉一
卒出境兼三人之費將士利之輒逾境而屯及涇原
兵反倉卒出幸奉天帝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
物榜曰瓊林大盈庫陸贄上疏諫曰作法於涼其弊

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百乘之室。不蓄聚斂之臣。夫豈皆能忘其欲賄之心哉。誠懼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耳。是以務鳩斂而厚其帑。積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臣昨奉使軍營。出由行殿。忽覩右廊之下。榜列二庫之名。懼然若驚。不識所以。何則。天衢尚梗。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聲。輿咻未息。忠

勤戰守之效。賞賚未行。而諸道貢珍。遽私別庫。萬目所視。孰能忍懷。竊揣軍情。或生缺望。是知昨俗昏鄙。昧于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義感。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捍寇徒。內防危堞。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携。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謹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然。能無怨咨。誠能近想重圍之

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
安必以分下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
懷與衆同欲推赤心於其腹中降殊恩於其望外將
卒慕必信之賞人思建功兆庶悅改過之誠孰不歸
德是乃散小儲而成大儲損小寶而固大寶也舉一
事而衆美具行之又何疑焉疏奏卽去其榜先時儲
蓄空窘帝嘗遣卒視賊以苦寒乞襦袴帝不能給致
剔親王帶金而鬻之及朱泚旣平於是帝屬意聚歛
常賦之外進奉不息而劍南節度使韋臯有日進江

西觀察使李蕙有月進自是節度使王縉李錡等皆
徼射恩澤以常賦入貢名爲羨餘至代易又有進奉
貞元四年李泌爲相帝嘗謂之曰每歲諸道貢獻直
錢五十萬緡今歲僅得三十萬緡宮中用度殊不足
泌曰古者天子不私求財今請歲供宮中錢百萬緡
願勿受貢獻及罷宣索必有所須則降敕折稅不使
姦吏因緣肆爲誅剝則上供裕矣從之及元友直運
淮南錢帛三十萬至泌令悉輸之大盈庫然帝猶數
有宣索仍敕諸道勿令宰相知泌聞之惆悵而不敢

言當是時戶部錢物所在州府及巡院皆得擅留或
矯密旨加歛謫官吏刻祿廩增稅通津及蔬果凡代
易進奉取於稅八十獻二三無敢問者常州刺史裴
肅鬻薪炭案紙為進奉得遷浙東觀察使刺史進奉
自肅始也劉贊卒於宣州其判官嚴綬領軍府為奉
進召為刑部員外郎判官造奉自綬始也自裴延齡
用事益為天子積私財而生民重困延齡初素不善
財計既領度支乃廣鉤距取宿姦老吏與謀以固帝
幸因建白左藏天下歲入不貲耗登不可校請列別

舍以檢盈虛於是以下宿負八萬緡析為負庫抽
貫三百萬緡為贖庫樣物三十萬緡為季庫帛以素
出以色入者為月庫帝皆可之然天下負皆窮人償
入無期抽貫與給皆盡樣物與帛固有籍延齡但多
其簿最吏員以詭帝於財用無所加也俄以戶部侍
郎為真京兆積歲和帝不得直尹李充請之官延齡
誣其妄反令還輸號曰底折錢嘗請歛財以實之帝
曰安得而實之延齡曰開元天寶間戶口繁息百司
務殷官且有缺者比兵興戶不半在今一官治數司

足矣。請後官闕不卽補，收其稟以實帑簿。它日帝謂延齡曰：朕所居浴堂殿，一棟將壓，念易之未能也。延齡曰：宗廟至重，殿棟微矣。且陛下本分錢用之，亡窮何所難哉？帝驚曰：本分錢奈何？對曰：此在經詛，愚儒不能知。臣能言之。按禮：天下賦三之一以充乾豆，一以事賓客，一充君之庖。陛下奉宗廟，能竭天下賦三之一乎？鴻臚禮賓勞予四夷，用十一爲有羸。陛下所御養餼簡儉，以所餘爲百官稟料，發錢未盡也。則所不盡者爲本分錢，以治殿數十尙不之。况一棟哉？帝

頷曰：人未嘗爲朕言之。是時陸贄爲宰相，帝素所信重，極論其譎妄不可任。帝以爲排媢，愈益厚延齡贄。上疏列其狀，具言延齡嘗奏句獲乾隱二千萬緡，請舍別庫爲羨餘，供天子私費。故上之興作廣，宣索多。延齡欲實其言，乃大搜市廛，奪所入獻，逮捕匠徒，迫脅使就號曰：敕索弗讎其直，名曰和。顧弗與之庸，又度支出納，與大府交相關制。出物旬計，見物月計，符按覆覈，有御史以監董之，則財用不得回隱。延齡乃言：培糞土得銀十三萬兩，它貨且百萬，已棄而獲，皆

羨餘也。悉移舍以供別敕。太府卿常少華劾其妄。陛下縱之不爲治。此乃侵削兆民。爲天子取怨於下。又引建中橫歛多積。致捕遷者。其言甚深切。帝得奏不悅。卒斥逐贄等。朝庭震恐。延齡資苛刻。又劫於利。專剝下。附上肆騁譎怪。其進對皆他人莫敢言。而延齡言之不疑。亦人之所未聞者。故時人側目。及延齡歿。而人相賀。嗚呼。天之生財。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潦則秋旱。後世多慾之君。聚歛之臣。苛征橫歛。民力不堪。而無所從出。於是外則擅留常賦。

以爲進奉。內則妄指見存。以爲羨餘。直不過上下之間。自相欺蔽耳。德宗借軍興用度不足之名。而行間架陌錢諸色。無藝之征歛。乃復不能稍豐涇原軍士之廩餉。以致奉天之難。至委其厚藏。以遺朱泚。泚平而府庫尚盈。人皆追怨橫歛。而帝方懲奉天儲蓄空窘。益務聚蓄。不知所以致難之由。非因乏財。蓋知聚而不知散。乃怨府也。憲宗初。因德宗府庫之積。頗約費用。天子身服澣濯。及劉闢李錡旣平。訾藏皆入內庫。山南河東兩節度進獻甚厚。翰林學士李絳常諫。

曰方鎮進獻因緣爲奸以侵百姓非聖政所宜帝喟然曰誠知非至德事然兩河中夏貢賦之地朝覲久廢河湟陷沒烽候列於郊甸方刷祖宗之耻不忍重歛於人也然獨不知進獻之取於人者重矣及討淮西判度支揚於陵坐饋餽不繼貶以司農卿皇甫鏐代之鏐哀會嚴亟以辨濟師帝悅進兼御史大夫蔡平之明年遂同平章事猶領度支鏐以吏道進旣由聚斂旬剝爲宰相至雖市道皆嗤之而帝以天下畧亦欲崇臺沼宮觀自娛樂鏐與程异知帝意故數

貢羨財陰佐所欲又賂吐突承璀爲奧援故帝排衆論決任之鏐乃益以巧媚自固建捐內外官廩佐國用給事中崔植上還詔書乃止帝斥內帑所餘詔度支評直鏐貴售之以給邊兵故繒陳綵觸手輒壞士怨怒聚焚之裴度以其事聞鏐指所著鞞曰此內庫所出牢韌可服彼言不可用詐也帝信之由是競爲刻剝而司農卿王遂京兆尹李絳號能聚斂乃以爲宜歛浙西觀察使予之富饒之地以辨財賦鹽鐵使王播言劉晏領使時自按租庸然後知州縣錢穀利

病虛實乃以副使程异巡江淮覈州府上供錢穀异至江淮得錢百八十五萬貫其年遂代播爲鹽鐵使是時河北兵討王承宗於是募人入粟河北淮西者自千斛以上皆授以官度支鹽鐵與諸道貢獻尤甚號助軍錢及賊平則有賀禮及助賞設物羣臣上尊號又有獻賀物穆宗卽位一切罷之然自在藩邸時習見用兵之弊以爲戎臣武卒法當姑息及卽位自神策諸軍非時賞賜不可勝紀而幽州兵囚張弘靖鎮州殺田弘正兩鎮用兵置南北供軍院而行營軍

十五萬不能抗兩鎮萬餘之衆饋運不給帛粟未至而諸軍或強奪於道自會昌末置脩邊庫收度支戶部鹽鐵錢物宣宗更號延資庫初以度支郎中判之至是以屬宰相其任益重戶部歲送錢帛二十萬度支鹽鐵送者三十萬諸道進奉助軍錢皆輸焉懿宗時雲南蠻數內寇徙兵戍嶺南淮北大水征賦不能辦人人思亂及龐勛反隋者六七萬自關東至海大旱冬蔬皆盡貧者以蓬子爲麪槐葉爲藿乾符初大水山東饑中官因令孜爲神策中軍怙權用事督賦

益急王仙芝黃巢等起天下遂亂公私困竭昭宗在鳳翔爲梁兵所圍城中人相食父食其子而天下食粥六宮及宗室多饑歎其窮至於如此遂以亾嘗歷攷唐一代財貨損益盈虛而切有疑焉方唐之初其取於民者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家則有調自正觀至開元未嘗有所更變也天寶以後供億不常漸隳經制肅宗始用第五琦權鹽劉晏繼之其初鹽利四十萬緡至季年則六百餘萬矣德宗始用趙贊權茶張滂繼之茶稅歲以四十萬緡至其後則增倍

矣楊炎始取軍興以來非法賦歛如急備如供軍如折估如宣索之類皆合之以兩稅陸贄以爲兩稅新法竭耗編昨日月滋甚則賦歛之重至兩稅極矣而猶以爲不足如借商錢如稅間架如筭除陌如日進月進方且源源不已何開元以前取之少而不至於乏用天寶以後取之加多而益以不足也切求其所以制兵者而得其說焉蓋唐因隋制立府兵之法有事則出而爲兵無事則隱之於農則有爲兵之利而無宿兵之害此其所以取之少而用之不乏也自明

皇以府兵耗散用張說議變府兵爲彊騎朝廷有禁兵藩鎮有衙兵兵農於是乎判故雖安平之時而不免饋餉之費此其收之多而用常不足也抑常合漢唐而論之漢之法比於三代爲重當時有所謂卒更踐更過更又有筭賦獻賦取於民者非一疑若甚苛而民不告病者惟於農甚優而田稅則甚輕如高帝十五稅一孝惠復行之文帝今年賜田租之半明年又除民田租至景帝則又三十稅一其待農者旣厚故其他賦雖重亦無害也武帝悉意改作費用百出

桑洪羊孔僅謀利紛然至於海內虛耗然輪臺之詔一下而民有息肩之意者蓋當時取民之法固爲甚苛而漢家二十稅一之法猶存而不改雖商賈重困於農則無加損觀西域傳曰當時有司亦請益民賦三十以助邊用而帝不從至於唐租庸調亦良法也奈何德宗從楊炎之請遂變爲兩稅使其其他雜賦有出於商賈漆林之征者亦併取給於田是雖曰省賦而農民之蠹亦甚矣此終唐之世民無聊生而亂亡隨之也

蘇頲濱曰唐玄宗憲宗皆中興之主也玄宗繼中睿之亂政紊於內而外無藩鎮分裂之患約已任賢而貞觀之治可復也憲宗承代德之弊政償於朝而畿甸之外皆為叛國將以求治則其勢尤難雖然二君皆善其始而不善其終所以失之者一道也齊威公用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為五伯首及管仲死用堅刀易牙身死不得葬五公子爭立伯業隨毀蓋中人可以上下此三君者皆中主耳方其起於憂患厄困之

休海

中知賢人之所任以排難則勉強而從之然非其所安也及其禍難既平國家無事則其心之所安者佚樂所悅者諛佞也故禍發皆不旋踵若合符節昔太宗既平天下始任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終用長孫無忌岑文本褚遂良帝亦恭儉節用去冗官節浮費內無宮掖侈靡之奉旁無近幸賜予之失貞觀之治斯已過半矣侍書御史權萬紀嘗言宜饒部中鑿山治銀歲可取數百萬緡以佐國用帝怒罵曰吾所乏忠言嘉

古今治平略 卷三
謨有益於民者耳。汝爲御史不能進賢退不肖而休吾以利豈謂我漢桓靈耶。斥去不用於是士莫敢以利言者。故房杜諸人得效其忠力以致貞觀之盛。及玄宗初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頌後用張說源乾曜張九齡憲宗初用杜黃裳李吉甫裴垍裴度李絳後用韋貫之崔群雖未足以方駕房杜然皆一時名臣也。故開元元和之初其治庶幾於貞觀。然玄宗方用宋璟而宇文融以括田幸遽至宰相後雖以公議罷去而

思之不已。謂宰相曰公等暴融惡朕已罪之矣。然國用不足將奈何。裴光庭等不能答融既歿而言利者爭進。韋堅楊慎矜王鉷日以益甚至楊國忠而聚歛極矣。故天寶之亂海內分裂不可復合。憲宗方平淮蔡裴度未及還朝而程异皇甫鎛皆以利進。度三上書極論不可。帝以天下畧平亦欲崇臺池宮觀以自娛樂。异鎛揣知其意數貢羨財以順所欲。故度卒遂去而异鎛皆相不三年而禍發於宦官。蓋玄宗在位歲久

聚歛之害。遍於天下。故天下遂分。憲宗之世。其害未究。故禍止於其身。然方鎮之疆。宦官之橫。遂與唐相終始。可不哀哉。嗚呼。太宗之恭儉。所恐無幾耳。而福至於不可勝。盡玄憲之淫佚。所獲無幾耳。而禍至於不可勝言。而世主終莫之悟。覆車相尋。不絕於世。蓋未之思歟。

宋代國計 元附

宋貨財之制。多因於唐。自方鎮握重兵。皆留財賦。自贍。而征取無藝。太祖周知其弊。及受命。務恢遠畧。修建法程。示之以漸。建隆中。牧守來朝。猶不貢奉。以助軍實。乾德三年。始詔諸州支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毋或占留。時藩郡有闕。稍命文臣。權知所在。場務。或遣京朝官。廷臣監臨。於是外權始削。而利歸公上。條禁文簿。漸為精密。諸州通判官到任。皆須躬閱帳籍。所列官物。吏不得以售其姦。主庫吏三年一易。

其征地課鹽麴之類通判官兵馬都監縣令等並親臨之淳化元年詔曰周設司會之職以一歲爲準漢制上計之法以三年爲期所以詳知國用之盈虛大行群吏之誅賞斯乃舊典其可廢乎三司自今每歲具見管金銀錢帛軍儲等簿以聞四年改三司爲總計司左右大計分掌十道財賦未幾復爲三部宋聚兵京師外州無留財天下支用悉出三司故其費寢多太宗孜孜庶務或親爲裁決有司嘗言油衣布幕損破者數萬段帝令煮之染以雜色制旗幟數千調

退財給窰務爲薪俾擇其可用者造什物數千事其愛民惜費類此真宗嗣位詔三司經度茶鹽酒稅以克歲用勿增賦歛以困黎元是時條禁愈密較課以租額前界逾年相參丁謂爲三司使著景德會計錄以獻林特領使亦繼爲之凡舉大禮有司皆籍當時所貴必優詔獎之初吳蜀江南粵皆號富强相繼降附太祖太宗因其蓄藏守以恭儉簡易天下生齒尚寡而養兵未甚蕃任官未甚冗佛老之徒未甚熾外無金縉之遺百姓亦各安其生不爲巧僞放侈故上

古今通纂 卷三
下給足府庫羨溢承平既久戶口歲增兵籍益廣吏員益衆佛老外國耗蠹中土縣官之費數倍於昔百姓亦稍縱侈而上下始困於財矣仁宗承之經費寢廣天聖初首命有司取景德一歲用度較天禧所出省其不急者自祥符天書一出齋醮糜費甚衆京城之內一夕數處至是始大裁損京師營造多內侍傳旨呼索費無藝極帝與太后知其弊詔自今營造所須先下三司度功費然後給又減內外宮觀清衛卒及工匠分隸八作司舊殿直已上雖幼未任朝謁遇

乾元長寧節皆賜服至是亦罷給故事上尊號謚號隨冊寶物竝用黃金帝曰先帝太后用黃金若朕所御止用塗金時洞冥宮壽寧觀相繼災宰相張知白請罷不急營造以答天戒及滑州塞決河御史知雜王醜復以爲言旣而玉清昭應宮災遂詔論中外不復繕修自是道家之奉有節土木之費省矣帝天資恭儉尤務約已以先天下有司言利者多擯不取聞民之有疾苦雖厚利舍之無所愛貢獻珍異故事有者或罷之山林川澤陂池之利久與民共者屢勅有

古今通考 卷三
司毋輒禁止。至於州縣征取苛細蠲減，蓋不可勝數。至寶元中，陝西用兵，調度百出，縣官之費益廣。天章閣侍讀賈昌朝言：臣嘗治畿邑，邑有禁兵三千，而留賦僅能取足。郊祀慶賀，乃出自內府計。江淮歲運糧六百餘萬石，以一歲之入，僅能克期月之用。三分二在軍旅，一在冗食。先所蓄聚，不盈數載。天下久無事，而財不藏於國，又不在民。倘有水旱軍戎之急，計將安出。於是議省冗費。右司諫韓琦言：省費當自掖庭始。請詔三司取先朝及近歲賜予日費之數，裁爲中

制無名者，一切罷之。乃令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司裁定，有司不預焉。議者或欲損吏兵奉賜，帝謂祿廩皆有定制，毋遽更變，以搖人心。其後西兵久不解，財用益屈。內出詔書，減皇后至宗室婦，郊祠半賜，著爲式。於是皇后嬪御各上奉錢五月，以助軍費。宗室刺史已上亦納公使錢之半。帝亦命罷左藏庫月進錢一千二百緡。公卿近臣以次減，郊祠所賜銀絹，會元昊請臣，朝廷亦已厭兵。屈意撫納，歲賜繒茶增至二十五萬，而契丹邀割地，復增歲遺至五十萬。自是歲

古今通考 卷三
費彌有所加西兵既罷而調用無所減初真宗時內
外兵九十一萬二千宗室吏員受祿者九千七百八
十五寶元以後募兵益廣宗室蕃衍吏員歲增至是
兵一百二十五萬九千宗室吏員受祿者萬五千四
百四十二祿廩奉賜從而增廣又景德中祀南郊內
外賞賚六百一萬至是享明堂增至一千二百餘萬
故用度不得不屈乃下詔切責邊臣及轉運使趣議
罷冗官裁節稍徙戍兵還內地命三司副使包拯行
河北與邊臣轉運司議汰軍士之不任役者至和中

諫官范鎮上疏曰古者冢宰制國用今中書主民樞
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院益
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中書視民之困而
不知使樞密減兵三司寬財者制國用之職不在中
書也願使中書樞密審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量
其出入制爲國用則天下民力庶幾少寬然自天聖
以來帝以經費爲慮屢命官裁節而有司不能承上
之意卒無所建明治平中兵數少損隸籍者猶百十
六萬二千宗室吏員視皇祐無慮增十之三英宗以

勤儉自飭然享國日淺於經紀法度所未暇焉時蘓軾策有曰夫天下未嘗無財也昔周之興文王武王之國不過百里當其受命四方之君長交至於其庭軍旅四出以征伐不義之諸侯而未嘗患無財方此之時關市無征山澤不禁取於民者不過什一而財有餘及其衰也內食千里之租外收千八百國之貢而不足於用由此觀之夫財豈有多少哉人君之於天下俯已以就人則易為功仰人以授已則難為力是故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之易也請得以

小民之家而推之夫民方其窮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資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其一日稍稍蓄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所入益衆而所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不節而以為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貧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其為惑未可以知其所終也蓋亦反其始而思之夫嚮者豈能寒而不衣饑而不食乎今天下汲汲乎以財之不足為病者何以異此夫為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

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計則可以九年無饑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蓄常閒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如此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四夷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以爲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於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於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於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爲入

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關有征市有租鹽鐵有權酒有課茶有筭則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盡用矣譬之於人其少壯之時豐健勇武然後可以望其無疾以至於壽考今未五六十而衰老之候具見而無遺若八九十者將何以待其後耶然天下之人方且窮思竭慮以廣求利之門且人而不思則以爲費用不可復省使天下而無

鹽鐵酒茗之稅將不爲國乎。臣有以知其不然也。天下之費固有所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者矣。夫無益之費名重而實輕以不急之實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疑而不敢去。天下之吏爲不少矣。將患未得其人。苟得其人則凡民之利莫不備舉。而其患莫不盡去。今河水爲患不使濱河州郡之吏親視其災而責之以救患之術。顧爲都水監。夫四方之水患豈其一人坐籌於京師而盡其利害。天下有轉運使足矣。今江淮之間又有發運祿賜之厚。徒兵之衆。

其爲費豈勝計哉。蓋嘗聞之。里有蓄馬者。患牧人欺之而盜其芻菽也。又使一人焉爲之廐長。廐長立而馬益癯。今爲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自是而推之天下無益之費不爲不多矣。臣以爲凡若此者。目求而去之自毫釐。以往莫不有益。惟無輕其毫釐而積之。則天下庶乎少息也。神宗嗣位尤先理財。熙寧初命翰林學士司馬光等置局看詳。裁減國用制度。光登對言國用不足。在用度大奢。賞賜不節。宗室繁多。官職冗濫。軍旅不精。必須深思救弊之術。磨以歲月。庶

幾有效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減帝遂罷裁減局
但下三司共條析焉會有事於南郊時執政以河朔
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司馬光
曰救災節用當貴近始可取也王安石曰常袞辭堂
饌時以爲袞自知不能當辭職不當辭祿國用所以
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耳夫善理財者不加賦而
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止有此
數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
蓋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司馬遷書之以議武帝之不

明也爭辨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免答之
安石因言昔周置泉府之官以權制兼併均濟貧乏
變通天下之財後世惟桑弘羊劉晏粗合此意學者
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爲人主不當與民爭利今
欲理財則當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帝納其說安石
猶恐不決意用之復言曰人才難得亦難知今使十
人理財其中容有一二敗事則異論乘之而起堯與
群臣共擇一人治水尚不能無敗事况所擇而使非
一人豈能無失要當計利害多少而不爲異論所惑

帝然之安石既堅帝意因呂惠卿自真州推官秩滿入都與論經義意多合遂定交因言於帝曰惠卿之賢雖前世儒者未易比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遂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以蘓轍呂惠卿檢詳文字章惇爲條例官曾布檢正中書五房公事由是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爲新法遣使者四十餘輩頒行天下自是四方爭言農田水利古陂廢堰悉務興復又令民封狀增價以買坊場又增茶鹽之額又設

措置河北糴便司廣積糧穀於臨流州縣以備饋運由是賦歛愈重而天下騷然矣是時天下承平日久帝方經畧四夷故每以財用不給爲憂日與大臣揚權其故命官考三司簿籍商量經久廢置之宜凡一歲用度及郊祀大費皆編著定式有司請造龍圖天章閣覆闌檻青氊四百九十帝謂禁中諸殿闌檻率故弊不必覆也既而并延福宮覆檻氊罷之後呂嘉問復建議省儀鸞司供禁中綵帛是歲詔內外勿給土木工作非兩宮倉廩武庫皆罷省所裁省冗費十

古今治平畧 卷三
之四帝嘗患增置官司費財王安石謂增置官司所以省費帝曰古者什一而稅今取財百端安石謂古非特什一而已帝又以倉吏給軍食多侵盜詔足其槩量嚴立諸倉丐取法中書因請增諸倉生典役人祿至一萬八千九百緡且盡增選人之祿均其多寡令祿增至十五千司理至簿尉防團軍監推判官增至十二千其後又增大官吏祿蓋立新法者皆謂吏祿既厚則人知自重不敢冒法可以省刑然良吏實寡昧取如故往往陷重辟議者不以爲善當時理財

無統未見其益先被厥損類若此何怪其竊經傳之美名於上而恣掎克之實害於天下哉且其初外置轉運使以漕一路之賦內置三司使以總天下之財自常平倉隸司農外其餘皆總於三司一文一勾以上悉申帳籍非條例有定數不得擅支故能知其大數量入爲出分畫移用取彼濟此指揮百司及轉運使諸州如臂使指制甚善也其所掌之財驅磨財計檢察憑由悉歸磨勘司造作軍器則冑案主之土木之工則修造案主之防河之役則河渠案主之夫國

古今治平畧 卷三
家工役之費莫大於三事而必命三司總之者所以
使之歛散及時縱舍由已不爲他司所牽制而可受
之以節度之宜也且其各其數籍於三司惟三司得
而知之人主不得以私之也咸平中嘗命三司具中
外錢穀大數以聞鹽鐵使陳恕久而不進上命輔臣
請之恕曰天子富於春秋若見府庫充羨恐生侈心
故不敢進也上聞而善之其慎重若此至王安石爲
相以周禮行新法遂持冢宰掌邦計之說謂宰相當
主財計因與三司分權而籍其數於御前謂之旁通

簿凡稅賦常貢征權之利方歸三司而摘山煮海坑
冶權貨戶絕沒納之財悉歸朝廷外則分建二司民
間常賦及酒稅之課以歸轉運而免役坊場河渡禁
軍缺額地利之資悉歸常平別號朝廷封椿爲歲料
上供之數運入京師更立庫以貯之而三司悉不得
預焉於是天下之財分而爲二始無專主而祖宗處
國計之良法胥失之矣自元豐官制行戶部度支鹽
鐵雖屬本曹而磨勘歸之比部衙司歸之都官胄案
歸之庫部修造歸之將作河渠歸之都水出納貿易

古今通纂 卷三
歸之太府宰相既與三司分權而三司所統又分裂於六部寺監利權一分財用無藝於是他司以辦事爲效而不恤財之有無戶部以給財爲功而不問事之當否彼此各營一職其勢不復相知戶部全無計相之權職在行朝廷之文移僅能經畧在京官吏諸軍俸祿而已然則三司之職不待改官制而奪其權自熙寧變法之時而已壞矣如之何而望財之裕乎至哲宗時司馬光雖請收諸司利柄一歸戶部而三監之屬工部者猶故是以蘓轍爲戶部嘗請以三監

皆兼隸戶部使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費之多少而工部任其工之良苦程其作之遲速則敗事乏用工部無所辭其譴而傷財害民戶部亦無所逃其責矣然卒莫能返其初也利權散出安得而不匱乎久之韓忠彥蘓轍等言文武百官宗室之蕃一倍皇祐四倍景德班行選人胥吏率皆增益而兩稅征權山澤之利與舊無以相過治平熙寧之間因時立政凡改官者自三歲而爲四歲任子者自一歲一人而爲三歲一人自三歲一人而爲六歲一人宗室自祖免以上

漸殺恩禮。此則今日之成法。乞檢會寶元慶曆嘉祐故事。置司選官。共議詔戶部。取應干財用。除諸班軍料錢衣賜賞給特支如舊外。餘費並裁省。又詔方將裁損入流。以清取士之路。命今後遇聖節大禮恩澤並四分減一。於是上自宗室貴近。下至官曹胥吏。旁及宮室械器。皆命裁損。久之。事未就。議者謂裁減浮費細碎。苛急甚。損國體。於是已議未行者。一切寢之。後乃詔有司。計中都吏祿歲費緡錢三十二萬。詔以坊場稅錢給之。於是吏祿之冗濫者。率多革去。然三

省吏。猶有人受三奉而不改者。故孫升傳堯俞皆以爲言。至紹聖元符務。及元祐之政。下至六曹吏。亦詔皆給見緡。如元豐之制。先是旣罷導洛堆棊等局。又罷熙河蘭會經制財用司。減市易欠負。及積欠租輸。選官體量茶鹽之法。而使。者之刻剥。害民如吳居厚。呂孝廉。王子京。李琮。內臣之生事。歛怨如李憲。宋用臣等。皆相繼正其罪。旣而稍復講修財利。李清臣因白帝。今中外錢穀艱窘。戶部給百官奉常。無數月之備。章惇遂以財用匱乏。專指爲司馬光呂公著呂大

防蘓轍諸人之罪左司諫崔思亦奏疏詆元祐以理財爲諱利入名額類多廢罷督責之法不加於在職之臣財利旣多散失且借貸百出而熙豐餘積用之幾盡方今內外財用月計歲會所入不足給所出願下諸路會元祐以前所儲金穀及異時歲入經數各額著爲成式建中靖國元年帝初卽位思節冗費中都吏重復增給及泛濫員額並詔裁損後苑嘗計增修殿宇計用金箔五十六萬七千帝曰用金爲箔以飾土木一壞不可復收甚無謂也令內侍省罰請者

及蔡京爲相增修財利之政務以移靡惑人主動以周官惟王不會爲說每及前朝惜財省費者必以爲陋至於土木營造率欲度前規而侈後觀自元豐改官制在京官司供給之數皆併爲職錢視嘉祐治平時賦祿優矣京更增供給食料等錢於是宰執皆然京旣罷相帝惡其變亂法度將盡更革命戶部侍郎許幾裁損浮費及百官濫祿悉循元豐之舊宰執亦聽辭所增奉京不便與其黨倡言減奉非治世事司馬光請聽宰臣辭南郊給賜神宗卒不允益增選人

及庶人在官者之奉帝以繼述爲事當奉承神宗之
故由是官吏奉給並仍舊而宰執亦增加故於時天
下久平吏員冗溢節度使至八十餘員畱後觀察下
及遙郡刺史多至數千員學士待制中外百五十員
京又專用豐亨豫大之說諛帝意始廣茶利歲以一
百萬緡進御以京城所至之其後又有應奉司御前
生活所營繕所蘓杭造作局御前人船所具以奇侈
蕩上意而東南歲運花石綱一石之費民間至用三
十萬緡姦吏旁緣牟取無藝民不勝弊用度日繁左

藏庫異時月費緡錢三十六萬至是衍爲一百二十
萬又三省密院吏員猥雜有官至中大夫一身而兼
十餘奉故當時議者有奉秩幾於執政之言又增置
兼局禮制明堂詳定國朝會要九域圖志一司刺令
之類職秩繁委廩給無度侍御史黃葆光論其弊帝
善之而未行俄而詔云當豐亨豫大之時爲衰亂減
損之計自是罕敢言者然吏祿泛冒已極蔡京又動
以筆帖於推貨務支賞給有一紙至萬緡者京所侵
私以千萬計朝論喧然自崇寧以來言利之臣殆折

秋毫汭汭州縣剗增鎮柵以牟稅利官賣石炭增二十餘場而天下市易務炭皆官自賣各品瑣碎則有四脚鋪牀榨磨水磨廟圖淘沙金等錢不得而盡記也宣和以後王黼專主應奉掊剝橫賦以羨爲功嶺南川蜀農民陂罰錢罷學制學事司瞻學錢皆歸應奉司所入雖多國用日匱六年尚書左丞宇文粹中言近歲南伐蠻獠北瞻幽燕關陝綿茂邊事日起山東河北寇盜竊發賦歛歲入有限支梧繁夥一切取足於民陝西上戶多棄產而居京師河東富人多棄

產而入川蜀河北衣被天下而蠶織皆廢山東頻遭大水而耕稼失時他路取辦目前不務存恤穀麥未登已先俵糴歲賦已納復理欠負託應奉而買珍異奇寶欠民積者一路至數十萬計假上供而織文繡錦綺役工女者一郡至百餘人陛下勤恤民隱詔令數下悉爲虛文民不聊生不惟寇盜繁滋竊恐災異數起祖宗之時國計所仰皆有實數有額上供四百萬無額上供二百萬京師商稅店宅務抵當所諸處雜收錢一百餘萬三司以七百萬之入供一年之費

而儲其餘以待不測之用又有解池鹽鈔晉礬船遺
利內贍京師外實邊鄙間遇水旱隨以振濟蓋量入
爲出沛然有餘近年諸局務應奉等司截撥上供而
繁富路分一歲所入亦不敷額然創置書局者比職
事官之數爲多檢計修造者比實用之物增倍其他
妄耗百出不可勝數若非痛行裁減慮智者無以善
其後久之乃詔蔡攸等就尚書省置講議財利司除
茶法已有定制餘並講究條上攸請內侍職掌事于
宮禁應裁省者委童貫取旨時貫以廣陽郡王領右

府故也於是不急之務無名之費悉議裁省帝亦自
罷諸路應奉官吏省六尚歲貢蓋自蔡京以制作自
任奢費紛起貂璫承受不復關白所司而是時天下
財用歲入有御前錢物朝廷錢物戶部錢物其措置
哀歛索取支用各不相知天下財賦多爲禁中私財
上溢下漏而民重困雖言者請令戶部周知大數而
不失盈虛緩急之宜上至宮禁所須下逮吏卒廩餼
一切付之有司格以法度示天下以至公詔可而已
勢弊莫支國終無可爲矣渡江之初東南歲入猶不

滿千萬上供纔三百萬緡此祖宗正賦也呂頤浩在
戶部始創經制錢六百六十餘萬緡孟庾爲執政又
增總制錢七百八十餘萬緡朱勝非當國又增月椿
錢四百餘萬緡紹興末年合茶鹽酒筭坑冶權貨糴
本和買之入凡六千餘緡而半歸內藏當是時兩淮
湖廣四川之賦分隸於四總所不屬上供而上供所
入不過閩浙數路宜其增設科窠瑣屑重複數倍於
祖宗之舊總制錢者自宣和末陳亨伯以發運兼經
制使因以爲各建炎二年高宗在維揚四方貢賦不

以期至於是呂頤浩葉夢得等言亨伯以東南用兵
嘗設經制司取量添酒錢及增收一分稅錢頭子賣
契等錢以憲臣領之通判欽之季終輸迭紹興五年
叅政孟庾提領措置財用因經制之額增折爲總制
錢而總制錢自此始矣月椿錢者始于紹興之二年
時韓世忠駐軍建康呂頤浩朱勝非共議令江東漕
臣月椿發大軍錢十萬緡以朝廷上供經制及漕司
移用等錢應辨當時漕臣不量州軍之力一例拘拋
既有偏重之弊又於本司移用錢不肯取撥止取於

古今通纂 卷三
朝廷窳名曾不能給十之二三於是州縣橫歛銖積
絲累僅能充數一月未畢而後月之期已逼江東西
之害尤甚板帳錢者亦軍興後所創也如納斛斗則
增收耗剩交錢帛則多取糜費幸富人之犯法而重
其罰恣胥吏之受賂而課其入索盜贓則不還失主
檢財產則不及卑幼亡僧絕戶不候覈實而入官逃
產廢田不與銷豁而抑納遠債之難索者豪民獻於
官則追催甚於正稅私納之爲罰者仇家訟於縣則
監納過於贖錢賒酒不至於公吏而抑配及保正戶

長稅不止於商旅而苛細及於盤合奩具今年之
稅賦已足而預借於明年田產之交易未成而探契
以寄納其他如罰酒科醋賣紙稅醬下拳錢之類不
可徧舉蓋宋承唐之法天下財賦除其供輦送京師
之外餘者並留之州郡至於坊場坑冶酒稅商稅則
興廢增虧不常是以未嘗立爲定額其留州郡者軍
資庫公使庫係省錢物長吏得以擅支收之柄景德
以來雖屢有拘轄比算之令然當時法度寬弛未嘗
窮究熙豐以後驅磨方密然又有青苗助役市易免

古今治平略 卷三
行等錢則州郡所入亦復不少過江以來軍屯日盛
國用大困遂立經總制等窠名以取之雖曰增征商
之美餘減出納之貫陌而亦所以收州縣之遺利也
然徑惚之際不暇審訂故不量州軍之力一例均拋
而額之重者不可復輕督迫之餘州縣遂至別立苛
橫之法取之于民時葉適條奏曰經制之患蓋取辦
目前不暇及遠然初亦止二三百萬而已其後內則
爲戶部外則爲轉運使不計前後動添窠名黃子游
柳約之徒或以造運船或以供軍典迺添酒稅隨刻

頭子趙鼎張浚相繼督率悉用取給而孟庾以執事
之重當總制之名耆戶壯丁顧錢始行起發役法由
此大壞二制並出色額以數十計州縣之所趨辦者
復瓜剖碁布胥吏疲于磨算屬官倦于催發凡今截
取以畀總領所之外戶部經常之用十八出于經總
制士方其入仕執筆茫然莫知所謂老胥搨吏從旁
而嗤之于是在江湖則苦于月椿在兩浙福建則困
于板帳上下焦然役役以度日月者五十年竊嘗計
之自王安石始正言財利其時青苗免役坊場河渡

古今治平略 卷三
水磨碓梁之所入公上無所用止以給吏祿而前有薛向後有吳居厚可謂刻薄矣蔡京繼之行鈔法改錢幣誘賺商旅以盜賊之道利其財可謂甚矣然未有收拾零瑣若此之甚者嗚呼昔桑弘羊劉晏之所謂理財若鹽鐵則取之山澤若酒酤均輪舟車之算則取之商賈蓋山海天地之藏而買販坐籠不貲之利稍奪之以助經費而不致盡倚辦于農田之租賦亦崇本抑末誠理財之良法未可深訾至後世則若茶鹽若酒酤若坑冶若商稅官既各有各額以取之

未嘗有遺利在于民間乃復別立窠名以爲取辦州縣歛不及民將誰欺哉然則是王安石之法弘羊劉晏之所不道蔡京之法又王安石之所不道而經總制之爲錢也雖吳居厚蔡京亦羞爲之是何其無耻一至是也哉且使酒價牙稅之利可以增羨當于坊場要鬧之地人戶湮實之處而明增之不當例立此法而使州縣之凋弊無措者不免加賦于民以取足也官員請俸之給可以尅除則當視其員之太冗者俸之太優者而明減之不當執留頭錢而使士大夫

之受俸于官者不免有口惠而實不至之譏也。州郡
椿留之財賦可以收取則當擇其郡計之優厚者於
留州錢內明增上供而凋弊之郡則不復責取如此
改覈明白按期申解而盡削經總制月椿板帳之名
則是三者之名已去而三者之利未盡捐也。其未盡
捐者明以增課減俸等項之所得起解而其名既去
則州縣不得借取辦不敷之說而違法取財以困民
上下之間豈不兩利益天下之財皆朝廷之財。遮藏
諱避而暗取之固不若攷核名實而明取之且使牙

契酒坊既明屬版曹則異日或有趣辦不行之處亦
未嘗不可明致蠲減之請。今朝廷之所以取之州縣
者曰經總制月椿板帳錢也。或所取不能及額則違
法擾民以足之曰輸納解面富戶詞訟役人承替違
限科罰之類是也。上下之間名目各不脗合。州縣以
酒坊牙契不辨訴之版曹則朝廷曰吾所取者經總
制錢而已未嘗及此。而不知其實取此以辦彼也。百
姓以解面罰錢等事訴之朝廷則州縣曰吾以辦經
總制錢而已未嘗入已。而不知上取其一而下取其

十也。互相遮覆。文不與而實與。百姓如之。何而不困。固不若大行核實。擇其可取者。正其名。而使不失。經常之賦。其不應取者。削其名。而可絕。並緣之姦。豈非經久之計哉。總而論之。宋承唐五季之後。太祖削平諸國。除藩鎮。留州之法。而粟帛錢幣。咸聚王畿。嚴守令。勸農之條。而稻梁桑柘。務盡地方。至於太宗。國用殷實。輕賦薄歛之制。日與群臣講求而行之。傳至真宗。內則升中告成之事。舉外則和戎安邊之事。滋由是。食貨之議日盛。一日。仁宗之世。契丹增幣。夏國增

賜養兵兩陞。費累百萬。然帝性恭儉。寡慾。故取民之制。不至掊尅。神宗欲伸中國之威。革前代之弊。王安石之流。進售其強兵富國之術。而青苗保甲之令。行民始罹其害矣。哲宗元祐。更化斯民。稍望休息。紹聖而後。章惇倡紹述之謀。秕政復作。徽宗既立。蔡京爲豐亨豫大之言。苛征暴歛。以濟多慾。自速禍敗。高宗南渡。雖失舊物之半。猶席東南地產之饒。足以裕國。然百五十年之間。公私粗給而已。考其祖宗立國初。意以忠厚仁恕爲基。向使究其所爲。勉而進於王道。

亦孰能禦之哉。然終宋之世，享國不爲不長，其租稅征權規模節目，煩簡疏密，無以大異於前世。何哉？內則牽於繁文，外則撓於強敵，供億旣多，調度不繼，勢不但已徵求於民，謀國者處乎其間，又多伐異而黨同，易動而輕變，殊不知大國之制用，如巨商之理財，不求近效而貴遠利。宋臣於一切之行，初議不審，行之未幾，卽區區然較其失得，尋復廢格。後之所議，未有以瘡於前，其後數人者，又得言之如前，使上之爲君者，莫之適從，下之爲民者，無可信守。因革紛紜，非

是貿亂而事弊日益以甚矣。世爲儒者論議多於事功，若宋人之言食貨大率然也。

宋初諸州貢賦皆輸左藏庫，及取荆湖定巴蜀，平嶺南江南諸國珍寶金帛盡入內府。太祖以帑藏盈溢，于講武殿別爲內庫，儲之號封樞凡歲終用度之餘皆入焉。嘗謂軍旅饑饉當預爲之備，不可臨事厚歛于民。又曰：俟滿五百萬緡，當問契丹贖燕薊，不然用二十疋絹募一胡人，首約用絹二百萬疋，北虜盡矣。其意以縣官有

巨費左藏之積不足給則發內藏佐之未始以
自奉也太宗嗣位漳泉吳越相次獻地又下太
原儲積益厚分左藏庫爲內藏庫令內藏庫使
於左藏庫擇上綾羅等物別造帳籍月申樞密
院改講武殿後庫爲景福殿庫俾隸內藏其後
乃令揀納諸州上供物具月帳于內東門進入
外廷不得預其事帝因謂左右曰此蓋慮司計
之臣不能節約異時用度有缺復賦率于民朕
不以此自供嗜好也自乾德開寶以來用兵及

水旱振給慶澤賜資有司計度之所缺者必籍
其數以貸于內藏候課賦有餘卽償之淳化後
二十五年間歲貸百萬有至三百萬者累歲不
能償則除其籍仁宗明道三年三司使言自籍
田後繼有賞賚以用度不足請假內藏錢上謂
宰相張士遜曰國家禁錢本無內外蓋以助經
費也士遜曰不如是則有司不免侵剝民庶矣
自是歲歛或調發則出內藏緡錢絹帛以濟市
糴嘗出龍圖閣延福宮金帛以佐三司支費謂

晏殊曰藏之內庫不若付之有司可以寬財賦
又出內藏庫珍珠估緡錢三十萬贍三司論輔
臣曰此無用之物不若散之民間收其直以助
邊儲亦可少紓吾民之歛康定元年合宜聖殿
五庫爲一改曰奉宸庫神宗臨御之初詔立歲
輸內藏錢帛之額視慶曆上供爲數嘗謂輔臣
曰比閱內藏庫籍文具而已財貨出入初無關
防舊以龍腦珍珠鬻于權貨務數年不輸直亦
不鈎考嘗聞太宗時內藏財庫每千計用一牙

錢記之凡名物不同所用錢色亦異他人莫能
曉匣而置之御閣以參驗帳籍中定數晚年出
其錢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今守藏內臣皆不
曉帳籍關防之法卽命幹當御藥李舜舉領其
事繼詔諸路金銀輸內藏庫者歲以帳上三司
拘催元祐元年監察御史上官均言自新官制
蓋有意合理財之局總于一司故以金部右曹
主行內藏受納而奉宸內藏庫受納又隸太府
寺然按其所領不過關通所入各數爲之拘催

而已支用多寡不得轉質總領之者止中官數
 十人彼惟知謹局鑰塗牕牖以為固密爾又安
 能鉤考其出入多少與夫所蓄之數哉宜因官
 制之意令戶部太府寺于內藏諸庫皆得檢察
 明年詔內藏庫物聽以多寡相除南渡內藏諸
 庫貨財之數雖不及前然兵興用乏亦時取以
 為助自虞允文為相盡取版曹歲入輸之內帑
 于是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為私
 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

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存亡其日消月耗以奉
 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矣而曷嘗聞其能用
 此錢以易胡人之首如太祖皇帝之言哉徒使
 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趨日峻以至破分祖宗
 以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為限以為未足則
 又造為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脇之不
 復問其政教設施之得失而一以其能剝民奉
 上者為賢于是中外承風競為苛急監司明諭
 州郡郡守明諭屬邑不必留心民事惟務催督

財賦此民力所以重困之本而稅外無名之賦。如和買折帛科罰月椿之屬尚不可枚舉。至于州郡上供隨歲所入初無定制而其大者在糧帛銀錢是故米綱立額始于景德銀綱立額始于祥符錢綱立額始于天禧絹帛之綱定于咸平。然務行寬大隨時益損非必盡取上供增額起自熙寧雖非舊貫尤爲未甚崇寧三年始立上供錢物新額于是益重。至渡江後版圖僅及承平之半而賦入實過宣和之數其時中都有

戶部有脩內司有內庫有大庫之激賞有國子之贍養有諸軍之營運外司有轉運常平有市舶有坑冶有總制有經制有帥司之激賞有州有縣而州縣又各有務庫曹局如所謂軍資庫公使庫皆財賦之在州郡者。馬氏論曰夫以經總制月椿錢觀之則其徵取於州郡者何其苛細以軍資公使庫觀之則其儲蓄之在州郡者又何其寬假夫其徵取之苛細則民宜痛受推剝之苦儲蓄之寬假則吏宜

大肆侵盜之惡而俱不然何也蓋國家之賦歛雖重而所以施於百姓者常有慘怛忠利之意故民無怨讟州郡之事力雖裕而所以勵士大夫者一皆禮義庶耻之維故吏少貪污又宋承唐之法分天下財賦爲三日上供日送吏日留州然立法雖同而所以立法之意則異唐之法起於中葉之後蓋版籍隳廢體統陵夷藩方擅財賦以自私而朝廷不知人主又多好殖私財節鎮刺史往往取經常之賦以供內府之進奉

上之人因而利之遂不復能究其歲入之數而苟爲是姑息之舉則其意出於私也宋之法立於承平之時蓋拊民以仁馭吏以禮而人主未嘗有耽慾瀆貨之事雖內藏之蓄積常捐以助版曹則州郡之財賦固宜其不必盡歸之京師又使爲監司郡守者厨傳支吾官給其費則不取之於民而因以行寬裕之政則其意出於公也然沿襲旣久得失相半中興以來經費日夥則不免于上供之外別立名色以取之州郡如

經○總○制○月○椿○錢○之○類○是○也○州○郡○事○力○有○限○則○不○
免○于○常○賦○之○外○別○立○各○色○以○取○之○百○姓○如○斛○面○
米○頭○子○錢○之○類○是○也○蓋○所○以○責○辨○于○州○郡○者○以○
其○原○有○椿○苗○之○賦○然○有○限○之○椿○苗○不○足○供○無○藝○
之○征○取○又○其○法○立○于○徃○愆○之○時○州○郡○利○源○之○厚○
薄○事○力○之○優○劇○不○暇○審○酌○而○一○槩○取○之○故○郡○計○
優○裕○長○吏○庶○能○則○樽○節○奉○上○之○外○猶○可○代○輸○下○
戶○之○逋○懸○對○補○無○名○之○窠○額○若○郡○計○凋○弊○長○吏○
貪○庸○則○經○常○之○賦○入○不○登○于○版○曹○而○並○緣○之○漁○

獵○已○遍○于○閭○閻○矣○

葉氏論曰唐末藩鎮自擅財賦散失更五代而
不能收加以非常之變屢作排門空肆以受科
歛之害而財之匱甚矣故太祖之制諸鎮以執
其財用之權爲最急旣而僭僞次第平一諸節
度伸縮惟命遂強主威以去其尾大不掉之患
者財在上也至於太宗眞宗之初用度自給而
猶不聞以財爲患及祥符天禧以後內之蓄藏
稍以空盡而仁宗景祐明道天災流行繼而西

事暴興五六年不能定夫當仁宗四十二年號
爲本朝至平極盛之世而財用始大乏天下之
論擾擾皆以財爲慮矣當是時善人君子以爲
昔之已取者固不可去而今所少者不可復取
皆其心於不能所謂悍黜僧之吏亦深自藏不
敢奮頭角以哀歛爲事雖然極天下之大而無
終歲之儲愁勞苦議乎鹽茗推貨之間而未得
也是以熙寧新政重司農之任更常平之法排
兼弁專歛散興利之臣四出候望而市肆之會

關津之要徵至於小商賤隸什百之獲皆有以
征之蓋財無乏於嘉祐治平而言利無甚於熙
寧元豐其借先王以爲說而率上下以利曠然
大變其俗矣崇觀以來蔡京專國柄託以爲其
策出於王安石曾布呂惠卿之所未工故變鈔
法走商賈窮地之寶以佐上用自謂其書藏至
五千萬富足以備禮和足以廣樂百侈並闕竭
力相奉不幸黨與異同屢復屢變而王黼又欲
出於蔡京策畫之所未及者加以平方臘則加

欽於東南取燕山則重困於北方而西師凡二十年關陝尤病然後靖康之難作矣方大元帥建府於河北而張慙任饋餉之責者監鈔數十萬緡而已及來維揚而黃潛善呂頤浩葉夢得之流汲汲乎皆以推貨自營而收舊經制錢之議起矣况乎大將殖私軍食自制無復承統轉運所至剗刷攫拏朝廷科降文書文移守令丞佐追捉鄉戶號痛無告賊貪之人又因之以爲已利而經總制之窠名既立添酒折帛月椿和

乘○皆○同○常○賦○於○是○言○財○之○急○自○古○以○來○莫○今○爲○甚○而○財○之○乏○少○不○繼○亦○莫○今○爲○甚○也○自○是○以○後○邊○一○有○警○賦○欽○輒○增○既○增○之○後○不○可○復○減○嘗○試○以○祖○宗○之○盛○時○所○入○之○財○比○於○漢○唐○之○盛○時○一○再○倍○熙○寧○元○豐○以○後○隨○處○之○封○樁○役○錢○之○寬○剩○青○苗○之○結○息○比○治○平○以○前○數○倍○而○蔡○京○變○鈔○法○以○後○比○熙○寧○又○再○倍○矣○王○黼○之○免○夫○至○六○千○餘○萬○緡○其○大○半○不○可○鈎○攷○然○要○之○渡○江○以○至○於○今○其○所○入○財○賦○視○宣○和○又○再○倍○矣○是○自○有○天○地○而

財之多未有今日之比也。然其所以益困益乏。皇皇營聚不可一朝居者。其故安在。夫計治道之興廢而不計財用之多少。此善於爲國者也。古者財愈少而愈治。今者財愈多而愈不治。古者財愈少而有餘。今者財愈多而不足。然善爲國者將從其少而治。且有餘乎。多而不治。且不足乎。而況於多者勞而少者逸。豈惡逸喜勞而至是哉。夫理財與聚歛異。今之言理財者聚歛而已矣。非獨今之言理財者也。自周衰而其義

失。以爲取諸民而供上用。故謂之理財。而其善者則取之巧。而民不知。上有餘而下不困。斯其爲理財而已矣。故君子避理財之名。而小人執理財之權。其上亦以君子爲不能也。故舉天下之大計。屬之小人。雖明知其負天下之不義。而莫之卹。以爲是固當。然而不疑。夫聚天下之人。則不可以無衣食之具。衣食之具。或此有而彼。亾或彼多而此寡。或不求則伏而不見。或無節則散而莫收。或稍消而浸微。或少竭而不繼。或

其源雖在而浚導之無法則其流壅遏而不行
是故以天下之財與天下共理之者大禹周公
是也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財而為聖君賢臣者
也後世之論則以為小人善理財而聖賢不為
利此其所以使小人為之而無疑歟熙寧之大
臣慕周公之理財為市易之司以奪商賈之贏
分天下以債而取其什二之息曰此周公泉府
之法也天下之為君子者又從而爭之曰此非
周公之法也周公不為利也夫泉府之法斂市

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買賣之其賒者
祭祀喪紀皆有數而以國服為之息若此者真
周公所為也何者當是時天下號為齊民未有
特富者也開闢斂散輕重之權一出於上均之
田而使之耕築之室而使之居衣食之具無不
畢與然而祭祀喪紀猶有所不足而取於常數
之外若是者周公不與而誰與之今天下開闢
斂散輕重之權不一出於上而富人大賈分而
有之不知其幾千百年遽奪之可乎奪之可也

嫉其自利而欲爲國利可乎嗚呼居今之世學
周公之法於數千歲之後世異時殊不可行而
行之固不足以理財也謂周公不爲是法而以
聖賢之道不出於理財者是足爲深知周公平
然則奈何君子避理財之名苟欲以不言利爲
義坐視小人爲之徒從其後頰感而議之厲色
而爭之然則仁者固如是耶今天下之財亦可
得而畧計矣抑猶有上之未歛者乎抑已盡歛
而不可復加歟父有十子闔其大門日取諸子

而不計其後將以富其父歟抑愛其子者必使
之與其父歟抑孝其親者固將盡困其子歟抑
其父固共其子之財者歟然則今之開闔歛散
輕重之權有餘不足之數可以一辭而決矣且
天下之人其所以力爲忠信廉潔之行者未必
其心安之以爲當然蓋將以求免乎天下之疑
也故雖矯亢過情捨利就害而不敢憚焉一節
之疑足以傷其終身之信此固人情之所甚懼
也噫古之聖人所爲大過乎人者理天下之財

而天下不疑其利、擅天下之有、而天下不疑其
貪政令之行、雖未必能知其意、而終不疑其害
已。故聖人之於天下、無不可爲者、以其所以信
服天下者明矣。後世之君用民之財、未必如三
代之多、役民之力、未必如三代之煩、常爲安靜
之令、數出寬大之言、而天下終疑之、而不置不
亦悲夫。今國家之患、法度未立、號令未信、財用
未足、欲有所爲而不能、遂若此者、不足爲大憂
也。而其憂則在乎未能免天下之疑、何者、天子

仁孝恭儉、服御簡約、宮中之費、可悉布於海內、
而無毫髮之私、此亦足以明其無所取於天下
矣。一方水旱憂見顏色、或特出使人、申命長吏、
通財移粟、惟恐在後、奏疏蠲除、不問緡石來輒
報、可此亦足以明其深自結於天下矣。而天下
終不能無疑於其間、某欠某負、詔書已釋放矣、
民猶未信也。曰此後豈不將復征之也、開坐畫
一條件、無數謂之寬恤、至深切矣、民猶未信也。
曰此其文案未嘗不具也、或特建一官、或創立

古今治平要略 卷三
一司其事未見也而民已逆疑之曰此必將以
興某利也下自一縣令而上至掌國計之近臣
未必皆有取民之意也未必不與民也而民又
皆疑之曰此其挾國之重以病已也如是猶可
與有爲邪宜退而考其源今天下有百萬之兵
不耕不戰而仰食於官北有強大之虜以未復
之仇而歲取吾重賂官吏之數日益而不損而
貴臣之員多不省事而坐食厚祿夫明示天下
以無所用財之門而後天下無疑心若是者其

無所用耶然則雖上不能不自疑其爲利也天
下之人私相與言必曰今之官不可爲也伯夷
之廉必改爲踞蹻之橫尾生之信必習爲徂公
之欺而非踞蹻非徂公則其事不可以濟故今
天下之財用責於戶部戶部急諸道每道各急
其州州又自急其縣而縣莫不皆急其民天下
之交相急也事勢使然豈其樂爲桑弘羊楊炎
之所爲耶使天下之用誠有常數而戶部以天
下之稅當之而有餘則戶部必不以困諸道每

道必不以困其州而州若縣獨何以自困其民
 耶○所○畏○者○上○每○以○所○不○足○責○其○臣○使○群○臣○以○不
 足○而○後○見○其○財○然○則○若○是○者○固○教○天○下○之○為○弘
 羊○者○也○元○初○取○民○未○有○定○制○及○世○祖○立○法○一○本
 於○寬○其○用○之○也○於○宗○戚○則○有○歲○賜○於○凶○荒○則○有
 賑○恤○大○率○以○親○親○愛○民○為○重○而○尤○惓○惓○於○農○桑
 一○事○可○謂○知○理○財○之○本○者○矣○世○祖○嘗○語○中○書○省
 臣○曰○凡○賜○與○雖○有○朕○命○中○書○其○酌○酌○之○成○宗○二
 十一年任盧世榮中書即日奉詔理鈔法之弊

世榮自謂其生財有法用其法當賦倍增而民
 不擾翰林學士董文用謂曰此錢取於右丞家
 耶○將○取○之○民○耶○取○於○右○丞○則○吾○不○知○若○取○於○民
 則○有○說○矣○牧○羊○者○歲○嘗○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
 以○獻○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然○羊○無○以○避○寒○熱
 既○死○且○盡○毛○又○可○得○乎○民○財○有○限○右○丞○將○盡○取
 之○得○無○有○日○剪○其○毛○之○患○乎○世○榮○不○能○對○御○史
 中丞崔或亦極言世榮不可相帝大怒下或吏
 久之世榮請立規措所所司官更以善賈為之

帝曰此何職世榮曰規畫錢穀耳從之又言天下能規運錢穀者爲阿合馬所用今悉以爲汚濫黜之臣欲擇而用之懼有言臣私有罪者帝曰何必計此第用其可用者於是擢用甚衆世榮居中書數月恃委任之專肆無忌憚朝中震攝無敢言者監察御史陳天祥上疏言世榮始爲江西權茶轉運使屢犯賊罪動數萬計今竟不俊狂悖尤甚雖居丞轄實專大政恣行苛刻大肆誅殺欲以一歲之期致十年之積考其行

事不副所言始言能令鈔法如舊鈔今愈虛始言能令百物自賤物今愈貴始言不取於民能令課程增三百萬錠今乃迫脇諸路官司虛增其數凡若所爲動爲民擾脫不早有更張須其自敗正猶蠹雖就除木病深矣疏聞詔丞相以下雜問其罪復召天祥世榮親鞫之一一欵服遂命誅之世榮初以言利進太子意深非之曰財非天降安能歲取贏乎桑哥素主世榮者聞太子言不敢採之總制院使桑哥爲人狡黠豪

橫好言財利帝遂有大用之意由是建置多所
關預桑哥摘委六部鈎考百司倉庫財穀復以
爲不專其任遂置徵理司以主之時理筭之計
行入倉庫錢穀者無不破產及當更代人皆棄
家避之桑哥又言諸路錢穀欺盜者多請以參
知政事忻都等十二人理筭江淮江西福建四
州甘肅安西六省耗失之數給兵以衛其行詔
皆從之旣而行臺侍御史程文海入朝言天子
之職莫大於擇相宰相之職莫大於進賢宰相

不以進賢爲急而惟以貨殖爲心非爲上爲德
爲下爲民之意今權姦用事立尚書省鈎考錢
穀以割剝生民爲務所委任者率皆貪饕邀利
之人江南盜賊竊發良以此也臣竊以爲宜清
尚書之政損行省之權罷言利之官行恤民之
事桑哥大怒留京師不遣奏請殺之者六帝皆
不允後廷臣言者益衆免桑哥官罷徵理司詔
下之日百姓相慶而各路鈎考猶未盡罷旣而
御史言鈎考錢穀自中統至今餘三十年更阿

合馬桑哥當國設法已極而其黨公取賄賂民不能堪不如罷之便詔從之仍命取昔逋負錢穀文牘聚置一室非上命而竊視者罪成宗大德二年先是中書省臣屢言諸王藩戚賜與繁重向之所儲散之殆盡至是遂諭省臣會計天下財帛歲入及賜與營建歲費之數丞相完澤言歲入之數不償所費又豫於至元鈔本借二十萬錠因以節用爲請帝爲罷中外土木之役仁宗卽位論太府監臣口財用足則可以養萬

民給軍旅自今雖一縑之微非朕命無輒與人冬十一月李孟言每歲支鈔六百餘萬錠又土木營繕百餘處計用數百萬錠內降旨賞賜復用三百餘萬錠北邊軍需又六七百萬錠帑藏見貯止十一萬餘安能周給浮費宜悉停罷帝納其言凡營繕悉罷之時都水監傳旨往取杭州所造龍舟省官諫曰陛下踐祚詔天下凡非宣索毋得擅進誠取此舟有垂前詔遂命止之嘗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剥民以奉君猶割肉

古今治平略 卷三
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矣然人君之
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蓋欲盛則費廣費廣則
賦重賦重則民愁國危朕常以此思之不敢縱
欲也又嘗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
讟者與人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宮室而民怨叛
者病人以利已故也夫美麗珍奇固人之所欲
若縱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財用已
具鑿秦而止王公以下宜體朕此意由是二十
年間風俗樸素衣無錦繡公私富足自時厥後

國用寢廣除稅糧科差二者之外凡課之入日
增而益至于大曆之際視至元大德之數蓋增
二十倍矣而朝廷未嘗有一日之蓄則以其不
能入爲出故也雖然前代告緡借商經總等
制元皆無之亦可謂寬矣其能兼有四海傳及
百年者有以也夫

百辛皆育以也夫

歸示皆無之亦何謂實矣其謂燕育四病新又
銷量人為出姑也輒然前外奇俗昔商登縣等
二十奇矣而時或未嘗亦一日之蓄限以其不
費而益至于大禍之烈厥至示大惑之遠蓋計
國用寡貴則錢難轉差二芥之亦只窮之日

國朝國計

國家幅員之廣視漢失朝鮮唐失交趾而取贏于大
理楚雄諸郡乃其過宋遠矣是故東起朝鮮西至嘉
峪南濱海北連沙漠夏秋二稅共米麥二千六百零
八萬五千九百一十六石京通二倉臨德淮曹四倉
每年運米四百萬石太倉庫歲額運銀一百四十九
萬內夏稅五萬五百餘兩秋糧九十四萬四千八百
餘兩歲辦鹽價并引價銀四萬六千一百五十八兩
馬草折銀二十三萬七千餘兩鹽課折銀二十餘萬

兩雲南開辦三萬餘兩外絹絲綿苧多少稱是此其
大畧也二百餘年來郊賚歲幣祠祿視宋差省而其
最費者無過宗祿養兵蔭子三者爲極然蔭子止
于武職文臣無幾宗費親王歲至萬石軍校官寮
居第婚喪之費不下數萬下逮于庶人人各歲百石
餘費等差此其不可已也然地力有限生育無窮今
不能無少通裁焉邊費凡二一民糧起自各省起運
一屯糧出自衛軍國初三分守城七分屯種歲入
之後利尤無窮其外募兵預備防秋年例賞賜各目

需用不一然自開種轉爲輸納迄今嗟涸澤矣若夫
在京師積貯曰太倉漕糧曰太倉銀庫餘積歸之老
庫大司徒掌其出入而馬價則罔寺蓄也內供則光
祿職也又皇城內設承運供用廣積天財及甲乙
丙丁丙戌等庫與夫尚官監以至寶鈔惜薪諸司皆
屬人主內府焉初洪武時近臣有言當理財以紓
國用者言之頗悉太祖曰天地生財以養民故
爲君者當以養民爲務夫節浮費薄稅歛猶恐傷人
况重爲徵歛其誰不怨咨也近臣復言自天子至于

庶人未有不儲積而能為國家者。太祖言人君制財與庶人不同。庶人為一家之計，則積財于一家。人君為天下之主，當貯財于天下，豈可塞民之養而陰奪其利乎？昔漢武帝用東郭咸陽孔僅之徒為聚斂之臣，剥民取利，海內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人競進，天下騷然。此可為戒。言者愧悚，自是無敢以財利言者。嘗諭戶部臣曰：善理財者不病民，以利官必生財，以阜民。前代理財竊名之臣罔知此道，惟事剝削，蠹蝕窮鎔，銖之利生，事要功如桑弘羊之

商販楊炎之兩稅，自謂能盡理財之術，殊不知得財有限而傷民無窮。我國家賦稅已有定制，樽節用度自有饒餘，慎毋聚斂以傷國體。一日覽宋史，見太宗改封樁庫為內藏庫，顧謂侍臣曰：人君以四海為家，因天下之財供天下之用，何有公私之別？太宗宋之賢君，亦復如此。他如漢靈帝之西園，唐德宗之瓊林，大盈庫不必深責也。宋自軋德開寶以來，有司計度支所缺者，必籍其數以貸內藏，俟課賦有餘則償之。夫有司用度乃國家經費，何以貸為缺而許貸？

而復償是猶爲商賈者自與其家較量出入及內藏
既盈乃以牙籤別其名物叅驗帳籍晚年出籤示真
宗曰善保此足矣貽謀如此何足爲訓書曰慎厥終
惟其始太宗首開私財之端及其後世困于兵革三
司財帛耗竭而內藏積而不發間有發緡錢幾十萬
以佐軍資便以爲能行其所難皆由太宗不能善始
者也一日閣內藏慨然謂侍臣曰此皆民力所供蓄
積爲天下之用吾何敢私苟奢侈妄費快一己之娛
殫耳目之樂是以天下之積爲一己奉也今天下已

平 國家無事封賞之外宜儉約以省浮費其崇德
公利類如此至 永樂時戶部言比年旱潦少收諸
王歲給祿米至各樽節于是 命俱依 祖訓萬石
內歲給米三千石餘支鈔各有差蓋稍稍通融矣當
時定鼎燕都再狩沙漠費用不貲而 上身服儉約
率天下先嗣是 宣德 洪熙以來重熙累洽宇內
晏然且于戈甫定 宗室未蕃軍職尚少經費無幾
國用有餘法網未密財利無制自 正統初西虜阿
台朵兒只怕寇甘肅邊患漸興兼以寇盜日熾遣將

古今治平要略 卷三
出兵疲耗中國濫費爵賞府庫日虛理財始益急矣
景泰間御史左鼎奏 國家當承平日久而公私恒
患于不足迨至軍興尤爲窮蹙于是賣官鬻爵凡衰
世苟且之法一切舉而行之科歛愈煩國用愈匱嘗
觀漢文帝唐太宗之初水旱霜蝗連歲俱有或匈奴
嫚侮或突厥寇掠亦可謂多事矣然卒能使貫朽而
不可校粟腐而不可食斗米三四錢行者不賣糧豈
有他道哉不過躬行儉約輕徭薄賦是以國富于上
民安于下由是觀之欲致國用之饒裕豈必培克聚

歛之爲哉誠能痛抑末技嚴禁遊惰凡工商僧道之
流減汰抑遏悉驅而歸之農官吏將士之無用者罷
斥揀擇毋使其冗食開廣屯田以漸實邊廩量減士
卒以稍紓邊餉與凡不急之役無益之費如寺觀營
造供佛飯僧之類一絕之而不爲專以務農種穀爲
本而尤躬行儉約以率之慎擇守令嚴修約束以督
勵之持之以悠久行之以至誠則何戶口之不增賦
稅之不廣民財之不裕國用之不足哉 成化十六
年廣東左布政彭韶奏言 國家昇平百十餘年生

齒之繁田野之辟商旅之通可謂盛矣然而官府倉庫少有儲蓄人民衣食艱于自給比之國初無經營戰伐之事無創作營造之大富強反有不及何哉以害財之多也國初設官有數今則内外文武加數倍矣國初宗戚有限今則遠近親疎日益衆矣初僧道有額今寺觀日增矣初賓貢有節今四夷絡繹矣初歲賦有常今進獻多門矣初上用儉朴今百度侈麗矣初賦役尚簡今差使繁重矣初書籍少刻今版行猥濫矣初牌坊少豎今街衢充斥矣初士風

淳質今人情皆好奇矣凡此皆所以害財者使及今之時加意樽節尤恐無以爲繼况又更啓他端而益以雜用其何以善後哉是時内政擅權奸壬迭起妖僧異術肆爲蠹蝕土木頻興于都城内外建造佛寺數千百區張玩烟火建設齋醮動費千萬于是賞罰無期而傳奉除授一聽之中貴而莫能裁制竟致内帑空虚軍民疲困初國家内帑積金凡十窖每窖凡若干兩蓋累朝儲之以備邊虞未嘗輕費景泰末頗爲浪費如金荳金錢等擲賜内臣取其闕笑

英宗居南內聞之輒嘆曰累世之積其盡乎甫復位
亟往觀之則金具存止缺一角旋節他費補之及
成化中太監梁芳韋興等用事于是十害俱罄上
一日指示芳等曰帑藏之空皆爾二人爲之興惶懼
不敢對芳仰言曰爲陛下造齊天之福何謂虛費
因數三官五顯廟之類曰此皆資後福上不悅起
曰吾不與汝計後之人必有與汝計者蓋指東宮
言也孝宗弘治元年馬文升疏云爲國莫先於
愛民愛民必先於節用然節用之道必自內府減省

始乞勅戶禮工三部各查內府衙門工銀等項某
年用若干某年添若干逐一上陳斷自宸衷量加
減省就爲定例尤望自今凡好用錫予之類更加樽
節罷不急之修造裁冗食之人員則帝王克儉之德
復見于今而民困少蘇矣上嗣是躬親政務勤講
學之功優接下之禮平臺召對念切斯民其時端
揆大臣亦悉心勤沃舉成化敝政振刷頓清會是
時宣大烽火甚急需索供億復值大喪婚相繼并內
外及各王府諸邊賞賜無貲而戶部尚書韓文悉

心經畫抑征虜中官苗達奏請追究羽流幻術凡戚
畹中涓占奪和買民田又舉正窩占引鹽乞討織造
等事自是積弊無遺公私告便嘗上奏言本部會天
下司府州縣稅糧存留起運若絹匹花絨鹽鈔及運
司額辨鹽課衛所所積屯糧計之大都起運存留錢
糧有事故得停而歲入往往不及額 國家官禁邊
防經鉅費年異月增而歲支往往過原額二者相乘
而在外一歲之入恒不足供一歲之所出切爲廩廩
也天下民物凋弊日甚 國家財賦之需用日急臣

實司計莫知所圖伏乞 勅府部九卿堂上官并科
道官公議計處諸京通糧儲支費日增何以節之使
不濫太倉庫藏虧損日甚何以制之使得充內庫告
乏取天下銀兩實之矣然隨實隨虛何自常實而令
上用之不乏厨料缺供用別項銀兩給之矣然隨給
隨缺何自減省而令民困之少甦各邊軍儲若何調
度使小民無轉輸之苦各運司鹽課若何樽節使邊
境得倉卒之用祿米莊田若何處置可以應無已之
求馬房倉料何若經畫于以省無窮之費速香黃蠟

古今治亂 卷三
以何年爲中制則可行而不靡濫布疋收受以何例
爲准則可守而不害民河南山西存留糧之短少何
從補助湖廣等處存留糧之足否何以查處以至天
下災傷蠲免稅糧又何以處分而有恤民之實通行
議處開畫條上定奪施行庶聖政有補而天下蒼
生咸被其澤奏上下九卿議久之兵部尚書劉大夏
乞休太上御幄殿問之對曰臣老且病今天下民窮
財盡萬一不虞責在兵部自度力艱故辭耳居數日
復召問曰徵歛俱有常何至今而獨言民窮財盡

大夏曰正謂不盡有常耳他未暇論卽臣在廣西取
鐸木廣東市香藥費固以萬計上曰固可一一議
而革也于是令九卿大臣各言軍民病蠹而擇行
之乃遞減王府房價及礦墳價銀數郡王下祿
米俱折色有差又舊例光祿寺設宴供奉內府御
膳備辦使臣外夷宴享而已成化以來添有坐家
長隨七八十員又有傳添內臣二百五十餘員天下
常貢不足用乃責京師舖戶買辦宮中不給負累
市井賒借至是大夏奏曰光祿日辦不勝查筭日殺

生口無慮數百既以損民之財尤虧愛物之仁疏入上惻然即令下裁減入十餘萬官民乃得甦是時天下十三布政司兩直隸府州造報田工戶口稅糧黃冊實在官民田土總計四百二十二萬八千頃有餘人戶總計九百一十一萬有奇人口總計五千三百三十八萬有奇實征夏稅秋糧總計二千六百六十九萬有奇蓋極盛矣武宗改元八黨並起逆瑾剛狠尤甚日造巧偽淫蕩上心國用日益不足正德三年逆瑾令天下朝覲官每布政司送銀

二萬兩各司貸于京師豪家回任括民財倍償之而廢削民脂政由賄成是後佞倖益雜修建大繒鰲山之戲內具之供造軍器于南織繒綺于蘇公漁國課私責民償內外釋騷中原盜起而豹房僧寺鎮國延壽凝翠太素等處彈刻金碧文石采瓦窮工極麗時戶部李鑑曲意徇之不敢裁執尋內宮災復行興作一時他役並興鑑因具疏曰漢文之賢罷露臺而著隋帝之敗開汴河而致蓋民之所愛惟財與力力竭則懟財散則叛今無徵矣顧可又促之屢請始停

他營併成內宮至或奪俸示譴又廣置皇庄跨州連邑至三百餘處而自名大慶法王延番僧出入禁中賞賜無貲時旣已官輕而頽民窮而盜于是曹甫亂于江津六兒殘于蜀土劉烈梗于保寧劉六劉七獫于畿甸趙璲楊虎熾于河南僵尸漬血殺人如麻大村巨落蕩爲灰燼而散內帑給軍需不下數百萬卒無成功前後報功萬計輒加陞獎奏帶者至千餘人自出師至犒賞費大倉銀二百餘萬府庫爲之虛而帝且巡幸無度旌旗遍于南北所至供需輓驛

州府官日不暇給至末年籍沒江彬家得金七十櫃銀二千二百櫃雜飾五百一十箱餘物不可勝數夫此皆錢財也使移之于賑民則可以得民之心移之于餉軍則可以倍軍之氣而乃藏之于權幸私家以致百姓困貧府庫空虛况合群奸入黨衆義子各鎮守諸逆黨宸濠臧賢畢真盧明秦用之籍沒其數又當何如耶無怪其傾藏竭府不足以贍蓋國家耗盡至此極矣初盜起山東興兵動餉時孫交爲戶部尚書後代交者王瓊也瓊嘗言交雖愛民而未知所

處李東陽輩負文學之名而未見措之施為時畿
內山東地方承平日久物產繁盛且州縣壤界相接
若降一令官軍捕盜經過州縣驗所報勘合供給口
糧草料准其稅不足官為措處事畢補還此亦簡且
便矣而交等慮不及此命戶部侍郎楊潭總督軍
餉發太庫銀二百餘萬分送各州縣和買糧草積備
軍過支給有司因而派民強買及給散之際益生紛
擾或侵尅借代為弊滋甚賊平潭以督餉功陞廕先
是劉瑾用事太倉庫銀積至三百餘萬兩至是為交

所費幾盡而民不沾恩又方流賊猖獗之時民苦焚
劫殺掠而禾稼豐熟初不告饑惟河間一府水災民
多饑餒孫交與東陽等不計國用匱缺屢詔蠲租
正德六七年間起運京邊糧草計數百餘萬悉皆蠲
除于是有田富民幸得悉免而貧民無田被賊害者
惠不及如山西靈石縣賊入城焚劫殆盡市民受害
不及各鄉乃盡蠲其租由是京師歲用不繼轉借
于太倉又邊儲甚乏亦發太倉助之邊儲未充而太
倉庫銀已竭矣世宗登極凡所營造一切停廢

嘉與維新時詹事霍韜廣上意具疏言臣幸得備官纂修竊查得 洪武初天下田土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頃 弘治十五年存額四百二十二萬八千頃有奇失額四百二十萬八千頃有奇是宇內額田存者半失者半也又備查天下額數湖廣額田二百二十萬今存額六十三萬失額一百九十六萬河南額田一百四十萬今存額四十一萬失額一百三萬此又失額極多者也非撥給于藩府則欺隱于猾民不然則冊文之訛也何以致此廣東額田二十三萬今存

額七萬失額十六萬夫廣無藩府之撥給疆里如舊非荒虔于寇賊則欺隱于猾民不然亦冊文之訛也又何以致此由 洪武迄 弘治間厯厯百四十年耳天下額田減已強半更十百年減失又當何如伏望 勅行戶部考求 洪武初年額田原數備查 弘治十五年失額田數今日額田實數送館稽纂仍乞特 召戶部尚書詢之曰 洪武初年甫脫戰爭黎庶鮮少田野荒蕪田數宜少而反多今奕世承平人多生聚土地開闢田額宜多而顧少總國計者宜

古今治平畧 卷三
若何爲心天下有受猾民贓利爲欺隱額田蠹國害
民弊無紀極者來歲造籍冊獻田額數盍豫思設法
處之乎再按天下 洪武初年戶一千六百五萬有
奇口六千五十四萬有奇時甫脫戰爭戶口凋殘其
寡宜也 弘治四年承平久矣戶口蕃且息矣乃戶
僅九百一十一萬視初年減五十四萬矣口僅五千三
百八十萬視初年減百一十六萬矣 國初戶口宜
少而多承平戶口宜多而少何也伏願再 勅該部
覈實 洪武 弘治通年戶口原數今戶口實數送

館稽纂俾司國計者知戶口日減費用日增思所以
處之也再按天下藩封 洪武初年山西惟封 晉
府一王歲支祿米一萬石今增支祿米八十七萬有
奇由一萬石增八十七萬石則多加八十倍矣考山
西額田初年四十一萬頃 弘治十五年存額三十
八萬頃失額者三十萬頃矣祿米則由一萬石增而
八十七萬石額田則由四十一萬頃減而三十八萬
頃舉山西而推之天下可知也伏願 勅行禮部備
查 洪武初年各省藩封位數幾何今日位數幾何

行戶部備查祿米總數初年幾何今幾何送館稽纂
俾司國計者知賦稅日減祿米日增思所以處之也
再按天下武職 洪武初年二萬八千餘員 成化
五年增至八萬一千餘員錦衣衛官 洪武初年二
百一十一員今增一千七百餘員由二萬而八萬增
四倍矣由二百而千七百增八倍矣夫額田賦入則
由八百萬減而四百萬軍職員額則由二萬增而八
萬然猶 成化以前之大畧 弘治後未稽也伏望
勅下兵部備查 洪武年間武職大數幾何今日大

數幾何類送館稽纂俾司國計者知額田減一倍軍
職增四倍思所以處之也再按天下文職 洪武初
官有定額故數易稽今冗員日多職守日紊數亦難
稽昔光武中興鑒前世冗官之弊裁省天下州四百
官止七千五百餘員額數極少者也唐制文武官一
萬八千八百餘員額數極多者也我 朝自 成化
五年武職逾八萬矣合文職計之逾十萬是職員極
冗未有甚于此時者也伏望 勅下吏部詳 洪武
年間文職幾何今冗員幾何裁革幾何通文武職員

幾何送館稽纂俾司國計者知官逾多則國愈困而民愈病思所以處之也今天下猶一家也處天下猶夫處家也千金之家一人焉享之其百費饒裕宜也再世有五人焉則二百金之家矣又再世五人焉則四十金之家矣以四十金之家而復仍千金之費先業不立墜乎 祖宗創業之初猶夫億萬金之家也宗藩之分封猶子孫也百官工作也內臣臧獲也軍士猶守家之犬也歲費供億則其家之調度也率是數者皆如 祖宗之舊然且必弊柰之何耗財者年

積歲滋不知幾倍其益生財者日消月磨不知幾倍其損是猶承千金之後已落爲二百金之家而妄意夫千金之費也幾何而不窮乎所望 陛下早計豫思日慎一日心由此正念由此窒克已復禮之自由此而堅祈天永命之道由此而致幸甚其後 國家經費百十倍于盛時而土木頻興齋醮繁建北虜南倭大軍數起兼以大臣貪惰姦賍無筭海內虛斃日甚 穆宗隆慶元年 上問戶部京帑所貯金存者幾何以贍軍國足備幾何年尚書馬森奏太倉見

存銀一百三十五萬四千六百五十二兩歲支官軍
俸糧該銀一百三十五萬有奇邊儲二百三十六萬
有奇補發年例一百八十二萬有奇通計所出頒銀
五百五十三萬有奇以今數抵筭僅足三月京倉見
存糧六百七十八萬三千五十一石歲支官軍月糧
二百六十二萬一千五百餘石遇閏加二十二萬餘
石以今數抵筭餘足二年請崇儉約上手詔曰帑
藏之積何乃缺乏至此朕于一切用度十分減省正
供之外未嘗妄費分毫爾等尚悉心措處以濟國用

森復奏臣查祖宗舊制河淮以南以四百萬供
京師河淮以北以八百萬供邊境一歲之入足供一
歲之用邊境固未嘗求助于京師京師亦不煩搜
括于天下後因邊庭多事支費漸繁一變而有客兵
年例再變而有土兵年例然其初止三五十萬耳邇
來漸增至二百三十餘萬屯田十虧其七八鹽法十
折其四五民運十逋其二三悉以年例補之在各邊
則士馬不加于昔而所費幾倍于先在太倉則輸納
不益于前而所出幾倍于舊如是則邊境安得不告

古今治平畧 卷三
急。京師安得不告匱。臣等見聞有限。宜乘朝覲之期。廣集衆思。令中外各陳理財之策。采酌施行。報可。遂差御史馬明謨、趙巖、譚啓、張問四人分查天下軍需。贍羨以補元年所蠲之數。又勅都御史三人分往直省清理屯糧。馬六月戶部奏供用庫解至錢糧申請科道查驗。而中旨云庫與局同遵。旨行蓋。上初卽位時。從言官議遣科道巡視監局。後科道論事忤奄寺。因而譖革。及得前旨。戶部執奏。內局止于內供。而庫則民運入解。一歸奄寺。科索無紀。

自景泰三年。已命御史監之。嘉靖四十四年。因僞報焚毀。遂查刷以清耗蠹。蓋良法之必不可廢者。不報。又戶部都給事李已陳吾德疏畧曰。伏覩陛下登極之詔。其于金珠寶石等項。止採買。又內府各衙門供應錢糧。俱加節省。不得徵成命。一頒懽騰海宇。何數年以來。左右近習。干請紛紜。遂至買玉買珠。不一而足。又有如太監崔敏等。指稱缺乏。復行故智。今府庫空虛。小民困竭。帑藏所入。不足以待一年之出。邊方年例奏發者。無時省直。饑荒求活者。不已。司

計之臣雖千方那補尚且不給茲以一玩好之故而用數十萬之費何以借支太倉雖有贏餘正宜存積以備經費尚可聽其不經妄用而無繼于後耶伏望將該庫奏討金珠等料俯從末議申信 詔旨一以昭陛下之儉德一以全 朝廷之大信疏上 詔李已下獄陳吾德削爵爲民二年工科王璽言內庫之弊其在外者有三曰包攬花費曰解戶私逃曰那移延緩欲嚴擇官保籍其年貌以便稽查在內者有四曰鋪墊曰守門科尅曰茶果餽儀曰棍徒需索詭

騙欲如會典所載令鋪戶辨驗錢糧每季輒易庫夫盤運看守三歲一更科道官給與印記年貌木牌方今進庫至于紙筆葢席車價雖難盡革亦宜酌量扣筭立爲定額抽驗上庫者卽用印記以防他日遺落委官解戶其在逃與係獄者歲月寢深物交必壞當先寄庫執其人付法司情有可原者赦勿治得 旨俱如議行又太監李芳請裁近年所加白熟細粳米四千五百石白青鹽三萬觔仍令二年後悉遵 弘治例 上嘉其節費惠民允之按 穆宗恭儉樽

節有漢文之風初中官各進攢盒以次上食則命損光祿之經果餌則命于市以時值買進則損光祿餌金糊窓故用絹歲一易則命以楮代諸用磁器歲不貲且易破損則命用金銀製造而磁價頓賤此皆儉德不可及者三年科臣鄭大經疏言災異叠見時事多艱宜宣召大臣商確治理及勅九卿言官并撫按講求用人理財事宜以聞四年內承運庫以空劄下戶部取銀十萬兩戶部尚書劉體乾疏京帑重寄乃以片楮取之安辯真偽乞寢前命詔如數

以金進七月戶部尚書張守直言國家貢賦在量入爲出嘗考天下錢穀之數計一歲所入僅二百三十萬有奇而中多積逋災免奏留者一歲所出京師百萬餘而邊餉至二百八十餘萬其額外請乞者不與焉二年用四百四十餘萬三年則三百七十九萬此其最少者而出已倍於入矣近遣四御史括天下府藏二百年所積者而盡歸之太倉然自老庫百萬之外止二百十萬有奇不足克九邊一年之用國計至此人人寒心然以其大事而不敢言或舉其端而

不竟其說亦未有能毅然行之者如入衛之兵無不言其當罷而今數年未決誠以邊事未寧虜患莫測異日或有以中之也自嘉靖十八年被虜以來邊臣日請增兵本兵日請給餉蓋自五十九萬而增至二百八十餘萬士馬豈盡皆實數芻餉豈盡皆實用耶臣不敢遠舉第以近年一二鎮之言如宣府之主兵一也嘉靖四十二年發銀二萬後三年止一萬乃今至十二萬矣大同之主兵一也嘉靖三十六年發銀二十二萬次年二十三萬乃今至二十七萬

又○以○加○兵○復○費○十○一○萬○矣○舉○主○兵○而○客○兵○可○知○舉○二○鎮○而○九○邊○可○知○天○下○焉○得○不○困○今○卽○不○能○如○國○初○故○額○亦○宜○考○嘉靖十八年以前近事而汰其浮甚者且九邊去虜有遠近事有緩急必盡煩內帑然後足用宜今廷臣酌議減省不得過歲入常數之外臣亦移文督撫俾以歲用實數報部臣具籍以進惟陛下留神省覽其用財約于往昔者必忠臣也則有賞其糜費溢于故常者必非忠也則有罰一切出入許臣執奏上聞國計幸甚上然其言令各邊

督撫從實議處以聞十一月戶部奏各府歲運內
庫京邊錢糧率被解戶攬頭侵冒有一人假充數名
者有一家而擅利一省者奸詭萬狀法紀蕩然今將
積歲輸納軋沒分數纖悉條例共一百八十七類乞
下詔切責當事臣工務體國任事法期必行庶大
計有濟詔各巡按御史盡法嚴追尅期完報逾期
不奏報者都察院查劾以聞五年正月詔取光
祿寺銀二十萬進用寺臣及巡視科臣各疏爭之
詔減其半六月戶部覆戶科梁問孟國奏請勅戶

部侍郎一員同司屬有心計者將中外財賦每歲增
減出入之數行各撫按悉心議處前有可因固不必
過爲裁省以傷國體後有可革亦不許濫爲糜費以
損民財事完造冊送部部類編爲各司職掌以定遵
守仍將內府錢糧先後額首錄進覽庶費出有經歲
計可裕矣從之嗣是所差御史諸人亦無別法清查
止將各省官庫所儲盡行催解以致天下庫藏空虛
災荒無備遂有苦其搜括適增煩擾者大學士張居
正疏曰是國用未充而元氣已耗矣夫天之生財在

官在民止有此數譬之於人稟賦強弱自有定分善養生者惟樽節愛惜不以嗜慾戕之亦可以卻病而延壽昔漢昭帝承孝武多事之後海內虛耗霍光佐之節儉省用與民休息行之數年百姓阜安國用遂足然則與其設法征求索之于有限之數以病民孰若加意省儉取之於自足之中以厚下乎伏望軫念民窮凡不急工程無益徵辦一切停免敦尚儉約以爲天下先而勅吏部慎選守令牧養小民其賢否殿最惟以守已端潔實心愛民乃與上考否則雖有

才能幹局止居中考其貪污顯著者嚴限追贓押發各邊自行輸納不但懲貪亦實邊之助也至于今天下風俗侈靡官民服舍俱無限制外之豪強兼并賦役不均花分寄詭恃頑不納內之官府造作侵欺冒破奸徒罔利各衙門在官錢糧浸無稽查官吏滋弊凡此皆耗財病民之大者若去其害財者又何必索之窮困之民以耗國家之元氣爲哉所差御史宜令回京而屯鹽之務但責成于該管撫按以後上下惟務清心省事安靜不擾庶民生可遂而邦本獲寧

也。疏下戶部覆議言財用當經理者其一兵餉之費取辦屯鹽宜稍倣漢法民願得爵及贖罪者令人粟於邊酌地里遠近而遞減其貲使人樂從則塞下之粟必多他如均隱占清驛遞復湖蕩革包攬禁投獻諸條命着實舉行之至萬曆初輔臣居正等疏言國家財賦正供之數總一歲輸太倉銀庫四百三十餘萬兩而細至吏承納班僧道度牒之類盡此矣嘉隆之間海內虛耗公私貯蓄殊可寒心自今皇上臨御以來躬行儉德覆實考成有司催徵以時

逋負者少姦貪犯賊之人嚴併不貸加以北虜款貢邊費省減又適天幸歲比豐登故倉庫稍贏而閭閻之間已不勝其誅求之擾矣臣方欲俟國用少裕請特下蠲租之詔以慰安元元今查萬曆五年歲入四百五十五萬九千四百餘兩而六年所入僅四百三十五萬九千八百餘兩是比舊少十餘萬兩矣五年歲出三百四十九萬四千二百餘兩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萬八千四百餘兩是比舊多四十萬餘矣問之該部云各處奏留蠲免數多及

節年贓犯財產已盡無從完納故數頓少兩次奉
旨取用及奏補金花拖欠銀兩計三十餘萬皆額外
之供故出數反多王制以歲終制國用量入以爲出
計三年所入必餘有一年之積而後可登於太平今
一歲所出反多於所入年復一年舊入者日消磨新
收者日短少目前支持已覺費力猝有四方水旱之
災疆場意外之變何以給之欲取之於官則在所皆
虛無可措處欲取之于民則膏血已竭難復苛求况
民窮勢蹙計乃無聊天下之患有不可勝諱者此臣

等之所深憂也夫天地生財止有此數設法巧取不
能增多惟加意樽節則其用自足伏望將該部所進
揭帖置之座隅時賜省覽無益之費可省者省
之無功之賞可罷者罷之務使歲入之數常多于所
出以漸復祖宗之舊庶國用可裕而民力亦賴以
少寬也及讀萬曆會計錄九年以前凡天下歲入
本折各色通計一千四百六十一萬有奇而錢鈔不
與焉除入內府凡六百餘萬其出數莫可稽憂國奉
公之臣唯漕糧銀庫出入之爲廩廩矣太倉漕糧者

歲運東南米四百萬石以仰給京師者也凡百官員役七十入衛官校薊密昌平鎮兵皆倚此爲命且京城編民必藉此而後腹果然年來多行改折或以河工截用或以災傷題留於是漕米漸耗往往出浮於入大抵改折愈多則漕積愈耗改折漸少則漕積漸復太倉銀庫者受天下麥米諸折色與鹽餉諸銀之所委輸以備內供以給官府以餽邊餉以充百用者也近因中外多故災祲頻仍原額內有改本色備邊者有留充兵餉者有別項那用者于是復損額四

十萬且逾年徵解弗完者動至百數十萬大司徒極意搜求額外有若開納事例有若漕糧改折日稅契樽節日新增屯地日節省公用日吏承納班日缺官柴馬日隨漕折席日抽扣工食日新增鹽課日廣餉積餘日帶徵逋久日扣除月糧其於搜括之路亦已竭盡無餘矣然而出浮於入額內外皆然而額外尤甚計額內之出也九邊年例歲費太倉銀約四百萬竭一歲之入已不能支而供用庫之香蠟草料惜薪司之糯米京官員之俸折光祿太常之果品諸價修

倉庫軍夫之米折昌平之協濟寶鈔司之稻草諸倉
場之草料兵部之筏夫酒醋麩局之豆麥光祿寺之
錢鈔厨役神樂觀之舞生禮部之賞夷折絹工部器
皿廠之小麥丙字庫之召買絲綿司苑局之豆草京
衛所官之布絹軍伴營衛之草料三都司之行月糧
諸額內之出約歲七十萬皆取辦於太倉若大軍需
若珠寶市買之屬或百有餘萬或二百有餘萬則皆
太倉額外出也何歲不需何年不發無俟計三十年
之通卽以邇者三年計之始猶出浮于入今則出倍

于入昔之逋欠者十之三今之逋欠者十之四五是
何以故民原也財流也原大則饒原鮮則竭今天下
財原誠竭矣自田賦加派也而農民竭自歲督金花
巧增稅契也而農民益竭自攫金緡也而豪右竭自
開例誘納也而素封之家竭自傳逆驛騷也而人與
馬俱竭夫天下獨有此民民獨有此財剝蝕之於彼
安能復灌輸之於此是以銀庫竭則搜括省直矣搜
括盡則借改漕折矣漕折盡則開納事例矣事例盡
則借京糧借老庫矣老庫盡則旁借罔寺矣老庫原

古今通纂 卷三
積銀八百餘萬。罔寺原積馬價九百餘萬。乃祖宗累代遺蓄。局鑰惟謹。以戒不虞者。今一洗而空之。各僅存七十餘萬。大非防危慮患之初意矣。然當日猶有可搜可改。可開可借。今則無復可搜。無復可改。無復可開。無復可借。九邊貔貅待哺。嗷嗷居恒無事時。欠餉百有餘萬。主計之臣竭蹶而不能支。求之內帑。內帑弗應。求之省直。省直盡空。責無米之炊于巧婦。其亦難以冀矣。然而大可憂者不在國課在天命人心也。光祿寺者職司大內膳羞者也。粳糯米荳民

運其之果品厨料。則官解苦焉。原額會計諸色銀二十四萬一千八百餘兩。歲該于戶部關領錢鈔銀三萬兩。嘉靖中年用至三十六萬。過矣。後奮然一加查刷。遂減至一十七萬。改錢鈔銀爲一萬七千。悉裁靡濫。以故蓄積饒裕。穆宗皇帝未登極時。嘗食驢腸而甘之。及卽位。偶以語左右。左右請詔光祿常供。上曰。若爾則日殺一驢。吾不忍也。禁弗許。當其改元初。卽裁原額爲二十二萬。是年以光祿餘銀三十萬。借計部發邊賞。而後稍稍取充內庭用。內監

古今治平略 卷三
供御傳進無時多溢額外靡有紀極所節不經之費
誠宜著實施行者若庖厨諸役黃緣影占空名糜餼
之當革則會計錄言之詳矣內庫者掌金銀粟帛茶
蠟顏料之屬皆爲上供需最大者曰金花銀乃
國初所謂折糧銀也 正統以前俱解南京每歲武
臣赴彼關給以爲常祿邊境或有緩急亦皆取給其
中蓋其時事省而用節故也 正統元年始議於南
京改解內庫歲以百萬爲額自是以後惟放折武俸
之外悉爲御用矣 隆慶間大司空朱衡目擊內

府監局一切徵派浪用乃言 朝廷供應皆民脂膏
宮中府中當屬一體謂宜親發訓辭俾諸臣得隨事
執奏爲樽節地當時轉環聽之故歷至於今凡請錢
糧解進猶以科道臣兼賞用意良亦遠矣乃以此爲
防猶有監局守催唾罵大司空而不忘者且一礦金
至則曰著內庫進收一稅金至則曰著內庫進收非
直歸內庫實歸東裕庫也夜光之珠照耀宮寢猶晴
寶錄充牣 皇居若羨餘若乾折若鋪墊若抄沒若
孝順若繳壁陳設種種殊稱何可勝旣卽以三十年

古今治平略 卷三
金花計之當不下數千萬積矣其可徒積有用爲無
用乎大抵當時外廷告急而內藏頗殷天子特持
節縮之權遂不可測而議者謂齒及上方則喉舌之
地見以內侵而急於操上必不能兼言治矣談及邊
蠹則干城之士見以爲中制而疎于備胡必不能兼
言節矣於是其入也國未享其一而民已耗其十其
出也上耗其十而下猶未沾其一者出入不復相程
豐嗇歸於偏畸財安得而恒足乎嗟夫猶是宇宙間
有盡之財數耳不理其出而理其入卽盡搜括恐非

不涸之倉也而况其未易集也則不得不進而議生
運海不如屯田鬻爵不如開鑄賦農不如廣儲粟通
離利乃言而未必行行而未必効則人也非法也漢
充自領屯田不擬廷議唐委鑄事于親王祕閣劉晏
爲鹽鐵租庸轉運使所置諸道皆慎簡盡當時之選
我先朝曾以重臣屯未幾報罷今銅冶之使缺焉
未備卽掌治粟而分離務者所除而委任何如也則
人輕也邊日上首功而七事之法徃以覈其數不相
覆也吏日抱底績而考成之法徃以覈其數不相覆

古今治平畧 卷三
也。地日言無隱鑄無隱煮而功罪之贖往以覈其數
不相覆也。則人匿也。虞樂成之難。既欲芻狗其事。憚
慮始之難。又欲塵土吾法。而觸時事之難。又併欲萍
梗其官也。則人倦也。夫天地原有此利。我第發洩融
液以達之。未用者畢收于有用。則生也。而不任。卽利
亦。或。有。其。害。我。復。摻。剔。緘。結。以。固。之。使。有。用。者。不。逸
于。旁。用。則。生。而。通。通。而。節。也。而。又。不。任。經。緯。失。而。天
地。闕。人。實。爲。之。法。于。何。有。哉。然。而。有。貧。國。無。貧。天。地
有。匱。民。無。匱。政。事。誠。一。旦。大。反。弊端。而。中。外。實。心。而
究。理。之。奚。遽。不。可。轉。匱。成。豐。御。貧。得。富。而。紛。紛。未。議
亦。奚。爲。哉。

本矣然

其理之深固不可移也

